

卿是問者凡以天下國家之急務民生吏治之良圖  
欲集衆思以廣益也在事諸臣不能上體

聖心如御史董宏彪濫舉屢經降革之莫寧道彭騰詡致  
蒙

天語駁詰將宏彪騰詡一併革職仰見

皇上明無不照為九卿者自此益矢公慎矣然而畛域難

消錮習難化非申嚴禁其餘例則於

朝廷之良法美意猶恐未能恪遵臣是以再四思維不揣

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凡九卿保舉陞用之員如日後貪贓事發其原保舉  
之官舊有處分之例顧年久法弛保人者既無責成  
或徇私情或受請托而不預籌夫日後度亦情事之  
所有也臣請嗣後保舉之員奉

旨簡用之後吏部明立檔案註明某年月日某官所保如  
所保該員一任內除因公呈誤外倘有貪婪侵隱一  
經發覺本人照例治罪該部即將原保舉之官奏明  
從重議處如吏部有隱匿遺漏等弊一併處分如此

則保人之人必慮及日後之不能自保而猶苟且以從事者非人心矣

一凡所保之員雖不論俸次先後然如知府之保陞道缺道員之保陞臬司缺必其已到知府道員之任有成績可據者方為公當近日九鄉保舉建昌道王沛檀陞授四川按察使臣查王沛檀由温州府知府捐陞離任於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簽掣建昌道計其引見領憑也不過旬日間事耳固未嘗一日履建昌道任也即得與保舉將保其未任之道員乎抑保其前任之

知府乎臣請

敕部詳查此等越陞之員另立三年五年之限令以於其任能實心報效然後再行開列陞轉并

敕嗣後凡未經到任之員不得驟然保舉吏部亦不得開入摺內則僥倖絕而輿論孚矣

一凡會議推陞事件九鄉列於

午門前聚集然或先後不齊坐起無常觀望遲回易以

滋弊臣伏覩九月二十三日

皇上御澹寧居向九鄉詢問天下好官其時之論薦寥寥

也何以曾無幾日而

午門保舉遂有才長守優者之若是多乎臣愚以為

皇上勤求治理無時不與九卿相見凡遇緊要員缺應加  
選擇者即令於

御前將好官舉出吏部從旁開摺則

天威咫尺之下咸切震動恪恭之思一切弊端可以盡絕

一九卿大臣凡遇保舉如果有真知確見理應首先舉  
出以仰副

皇上求賢若渴之盛心而必緘默以避嫌亦非古者以人

事君之誼但須論其當與不當耳臣請

敕部於年終時將一年內保人之人與所保之人無論已  
未陞用一併繕摺恭呈

御覽則保人之多寡與保人之賢否無不瞭然庶冒昧者  
無所托足於其間而廉慎大臣亦將留意人材以佐

皇上明目達聰之治於萬一矣以上各條臣為

皇上用人起見欲使諸臣大破積習上體

聖心然言之過激尤怨必多仰恃

聖明在上不敢安於緘默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請廣教習

康熙五十六年

掌江南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降三級臣許  
惟模謹

奏為請廣教習之法以收實效事竊思國家養士期於  
有用古者兵農禮樂各展其能得一材則收一材之  
效雖曰功名自奮亦因造就多方寔可見之施行而  
不為空疎無用之學也伏見我

皇上愛養人才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勸學宮以示鼓勵復進學加增鄉會

廣額

萬壽恩科特開兩闈隆恩異數亘古未之有也近科新進

中進士又

特命詞臣教習三年寔我

皇上壽考作人訓育羣工至意臣以為未仕視其所學既  
仕視其所為士子讀書應試自遊庠以至登第歷經  
考校皆以文章分厥次第是凡預進士之選者不患  
文義不嫻患未能通知世務經濟優長耳然則教習  
進士者當以錢穀兵刑等事課其寔政不必如教習

詞臣窮經學史考校詩文以定高下也臣伏查

國初進士原照歷來舊例放榜之後分撥各部觀政三  
月然後銓選蓋欲令新進之臣曉習部務為理繁治  
劇地耳然止歷一部而各部各司之事尚未周知臣  
請嗣後每科館選之外所餘進士仍照觀政之例分  
派各部每限三月次第徧輪將見行則例俾之講究學  
習不過二年而六部事務無不悉知其中果有才品  
超卓通達治體者聽各部滿漢堂官填註考語破格

保題引

見遇應得知縣缺出先用以為鼓舞其餘限滿報明仍歸  
科分揆選則時日雖少而經練倍多學習非虛而考  
校更寔將來躬膺民社駕輕就熟上承我  
皇上教習之深恩庶無負委任之盛意矣

舉賢疏

康熙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法司寔關重任據寔陳請事欽惟我

皇上覆育羣生恩覃溥海本一體如傷之懷廣泣罪解網  
之德每當讞牘上陳雖一日萬幾必詳加察核務期  
情罪允協不忍一命或寃數十年來其生全於

聖明矜恤之中者固已屢再造而視萬年矣臣思刑獄之所係  
甚大則法司之所任非輕况楚民刁健每架虛詞以  
快私忿若非折獄明允則刑不能無濫施而罰不加

於有罪今臣屬按察使郎廷棟病故員缺臣部臣循次  
開列自應祇候

睿裁簡用臣何敢冒昧以瀆

聖聰但臣竊見

皇上圖治之心甚懇需才之念甚切若有所知而不舉以  
實告恐非以人事

君之義查臣屬分守衡永彬道僉事王朝恩愛惜名節服  
官廉謹今委署按察司事將及一月存心平恕持議  
周詳屏絕苞苴聽斷明敏似可膺法司之任倘蒙

皇上特恩破格即以陞補臬司員缺則奉法不致枉民命  
而明刑可以佐好生臣非不知僉事難以越陞坐名  
尤為干禁但臣受

恩深重固不敢徇情以欺

主亦何敢隱默以蔽賢茲為官擇人既有所知不得不據  
寔上請應否伏候

聖裁再此係臣一人愚見未便與督臣會疏合併陳明謹  
奏





昌期梧桐生而鳳凰鳴羣歌喜起矣然

聖人以人治天下惟以得人為最難人臣以人事

君尤以知人為先務故

諭令密奏之後又

諭令明舉一人仰見

皇上明目達聰求賢若渴之

聖意臣雖庸愚受

恩深重敢不矢公矢慎以求至當但查通省道府州縣除  
曾經密舉及奉

特旨補授外如新任未久者未盡周知在任已久者全才

又少或操守介潔而才即平常或才具可觀而守多

難信欲更求其心篤忠誠志存不二者尤難其人惟

有虞城縣知縣唐綏祖自奉

旨補授虞城縣員缺感激

天恩力圖報效到任一月有餘催科得法聽訟公平士愛

民懷政聲卓越虞邑當豫省黃河下流地方緊要雍

正三年秋汎水漲險工林立該縣駐宿河干力為救

禦克以保全臨河村庄偶被水淹者該縣捐資周恤

俾無失所究心河防至今始終不懈洵屬才守兼優  
之員理合遵

旨明舉

題奏再該縣係臨河縣分應俟保固秋汛後容  
臣給咨  
令其赴部引

見伏乞

睿鑒施行

陳用才

雍正四年

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跪

奏為敬陳所知以備

採擇事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名  
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理則諸事不振故孔子不  
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用  
不得理故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是用人一  
事自大吏以至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等  
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

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材雖能者亦難以自效効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伏念臣受

恩深重報稱寔難自昨歲赴都留待五日親聆

天語以用人為要以得人為難推誠布公虛衷寔踐行如

日月天下皆見臣自

陸辭就道以至今日拳拳耿耿不敢暫忘務期努力奮勉得少有遵循以仰副

聖慈無如識見短淺學力未充昧知人之明切返身之慮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寔據所知不敢畧有隱諱陳請

聖鑒以申愚悃已耳除已經奏

聞及未經親見人員不敢冒昧開注外謹將滇黔大小文武另各開一摺各詳注名下恭呈

御覽伏乞

聖主訓示施行

覆陳用才 雍正四年

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跪

奏為欽遵

聖訓事竊臣敬陳所知一摺荷蒙

殊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之文武大吏以至於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奏非大  
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為國家得人不能如是非虛  
明覺照不能如是朕寔嘉之但所見如是仍必明試以

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即經歷幾事亦只可信其已往  
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上智之  
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用人之難有兩句可  
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  
言用人也朕寔以此法用人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  
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闔省窺伺投其所好百  
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  
之一事不能假借也凡有材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  
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

相聽有真憑寔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  
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已沽  
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  
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  
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  
隨手寫來卿可以意會之欽此 臣身受  
殊知不忍自棄雖為

國家得人之義未敢忘公而虛明覺照之誠寔難斯信

捧誦

天語內顧驚慚臣獨何心敢不益自奮勵凜體終身至於  
明試以功臨事經驗信其已往觀其將來杜窺伺欺  
飾之源別庸碌才情之用敬繹

寶訓目朗心開此固經權之極則政事之要樞覺因材器  
使之論猶屬後起未為先覺者也恭惟我

皇上至誠至明無偏無倚如日在天中魑魅魍魎無所逃  
遁而寸木小草均被栽培若或自避陽和何由曲施  
化育人皆自取

天本無心大小臣工羣知審所自處矣臣念可信不可信

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寔由己忠厚老成而畧  
無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範圍者  
可用而不可信

朝廷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衆人藏身地但能濟事  
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  
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臣嘗對屬僚言貪官之  
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寔緣貪官壞事人皆怨恨樂  
於改正清官誤事人猶信重礙即更張也但有守有  
才者寔難多得而有才無守之人駕馭稍疎即不用

於正惟能動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漸愛  
身名然後可以濟事臣自揣不逮當努力勉之貴州  
撫臣何世璠自奉

嚴諭感激懽幸形諸顏色自謂切中病痛如見肺腑雖父  
師之教不能如是益自勤惕加意整理此天性純厚  
必能不負

聖恩者雲南學臣蔡嵩心地平實不務虛名於學政頗能  
盡職但年已六十八出任最晚未經歷練吏治之任  
恐不相宜四川撫臣法敏有心向上才具可用但識

見尚未堅定微少定力臣已敬錄

聖諭附札郵寄臣弟鄂爾奇荷蒙

聖恩補授工部侍郎業具疏奏

謝外竊爾奇少有志氣才具亦不甚庸但每多偏執時  
有疎畧目今清查案件可無贍狗日久調劑事宜難  
免錯悞虞衡繁劇之地恐未能勝任懇祈

聖慈時加訓飭庶幾可有成就至於黎平府知府馬駿係  
劉業浚親戚矯飾小人才更庸弱前任曲靖府亦毫無  
政聲今已在任病故臣緣地方緊要業經會

題請

旨將楚雄府知府張廣泗調補其大理府知府陳克復即係陳奕禧之孫合併覆

奏臣屢荷

恩綸比擬逾分一言一字熟會深思敬念我

慈父午夜披覽時心馳神依無以自解臣復何言惟益努

力勉之而已臣謹

奏

請定保舉責成 雍正十一年

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理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臣索柱謹

奏為請定保舉之責成以示鼓勵以收寔效事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實心行實政尤以得人為致治之要務每授一官必詳加簡閱量才補用而各省見出之缺時督撫等遍行題補蓋欲於所屬人員內舉其所知庶人缺相當寔有裨益也為督撫者自無不仰體

聖心矢公矢慎以期無負信任之深恩臣愚以為由藩臬



以及道員離督撫甚近猶易知其賢否至若府州以下等官去省較遠接見有期其居官之優劣得諸訪聞者已原未確又或因其一時一事之有合意者親友左右之傳說贊揚則深信而保題之更恐迎合請托諸弊叢生所以保題未久而叅劾隨之檢舉隨之者不少夫自保自叅督撫中之公正者能之而地方已莫收得人之效若稍加姑息回護則民間之受累更多又何能仰答

皇上急欲得人之盛心耶請特頒

諭旨令督撫等或奉

旨題補或遵例保題悉照糾叅屬員劾實列款之例保題道府各官取據兩司確結保州縣等官取據府道確結務將該員任內如何振興學校勸課農桑如何緝盜安民鋤奸去蠹如何清理錢糧積貯賑荒務舉一二端之優長有徵驗之實事一併叙入本內具題不才得以才堪肆應明敏練達年富力強熟悉風土等浮詞填寫考語所保之員或改於後干犯嚴處而原結之款查有確據則出結各官得予免議如所結不實

八 卷 通 以 官  
旋經發覺即按濫舉之例治罪其保過人員陞任內  
寔能稱職著有猷守蒙

恩議叙優陞者議該部於議覆時查明原結之上司開單  
一併進

呈候

皇上睿鑒加恩如此則司道各官更期汲引寔才府州縣  
等官愈加勉求寔蹟有地方之責作親民之官急欲  
竭力奉行數事以獲陞用則地方已受數事之益况  
保薦者不高虛聲盡職者立有寔效雖魯鈍之才亦

思奮勉鼓舞希圖上進於保舉之法或稍有益矣

慎舉孝廉方正 乾隆元年

刑部左侍郎署禮部侍郎事務臣勵萬宗謹

奏為請慎孝廉方正之舉以取實行以重名器事伏讀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恩詔內開一摺款各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

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脩詔用此誠我

皇上敦崇實行鼓勵勸興之盛心典至隆

恩至渥也但

國家設此至隆之典以待實行之人必期所舉之得人

先須舉者之核實稍有冒濫即有屈抑惟慎重於其  
先乃以杜奔競之漸更釐剔於其後乃以絕僥倖之  
心從前選舉各官鮮克公當未免物議叢生所號為  
孝廉方正者非鄉井有力之富豪即官場有名之學  
霸迨服官之後庸者或以考參黜者或以賦敗臣以  
為不核鄉評之實蹟無以得真才不嚴濫舉之處分  
無以絕奔競請嗣後凡府州縣衛保舉孝廉方正悉  
由該地方紳衿耆庶備佑里黨合詞具呈該州縣正  
印官采訪公評詳稽事實其所舉或係生員許會同

教官查核並開造事實清冊加具印甘各結備文申  
府由府而司由司而院遞加嚴核然後具題倘無堪  
舉之人寧缺無濫選舉人員赴部投到後請

敕下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驗看詢諸本人之同鄉叅諸眾  
人之公論均無異議然後照

恩詔事例給以六品頂帶倘所舉不實或被舉發或被題  
叅除將本人斥革追究外其濫行出結各官照濫舉  
匪人例分別治罪受財者以枉法論又或各衙門胥  
役借端需索致有力者通同扶捏無力者勒指留難

一經發覺照衙役犯贓例治罪該管上司失於覺察者一併照例分別議處如此則選舉不敢濫冒名器不得倖邀似於懲勸之道稍有裨益也

慎保薦

乾隆元年

兵部左侍郎鎮國將軍宗室 臣德沛謹

奏為請慎保薦之典以收得人之效事竊惟為政之本在乎得人是以前薦舉人材實為國家首務查從前之旁求俊乂彥甚殷而臣下竟有不實應者緣象人多屬營求而舉者每懷私意遇有保薦之舉或生奔競之風維繩以薦舉不實之責而其弊終莫能化者蓋非人材之難求實舉者之不能當也且于保舉人材考語內或云為人勤慎辦事明白或曰人材可觀熟

練  
事務等語臣思勤慎為官本等而明白為天性使然  
至人材可觀乃生預稟受而熟悉事務亦屬為政末  
流夫人之賢否當知其學問之短長而於其平日所  
學長于何事轉棄而不論乃以通常套語模稜具奏  
是以求賢之盛典每成臣下之私心欲求實行真才  
不可得也請嗣後凡保舉人員內而凡鄉外而督撫  
仰祈

皇上擇其操行廉潔公明素著者令其各舉所知或一人  
而舉數人或數人而舉一人多寡不拘寧缺無濫至

其出具考語請倣宋臣司馬光十科之議如行義純  
固節操方正智勇兼人公正聰明經術精通學問該  
博文章典麗善聽訟獄善治財賦練習法令等類必  
令指明實蹟或兼或專詳悉具

奏恭候

皇上採擇棄取如任用之後不稱所奏則罪坐舉者如此  
則既絕鑽刺之端且獲得人之效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禁督撫奏帶屬吏 乾隆五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吳士功謹

奏為督撫奏請帶往人員仍宜概行停止以肅官方以  
吏治事竊查雍正六年七月內奉

上

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往以  
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  
之人以收指臂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  
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  
相趨奉指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而以爲上司之偏袒

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時帶往王士俊殷拜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寔心辦事之員祇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闔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為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莽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原為幫辦軍需仍不令效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工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遂謂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帶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因此數人阻衆人效力之心則為益少而無益多况屬

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為督撫帶往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以理者何必於帶往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之疑議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下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



用欽此又乾隆二年五月內刑部侍郎現今丁憂劉統勳  
奏稱伏見新督撫提鎮往往奏請隨帶人員以備委  
用在封疆大吏平日親知灼見自應有幹練之才並  
收指臂之益惟是先寄耳目於教人即付腹心以要  
缺補用不循夫資格輿論即指為私交更相倣效滋  
弊多端大臣奏帶人員皆不免有以私廢公之嫌等  
語九卿議覆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嗣後除文員河工  
效力武員軍前効効力以外概停其奏請隨帶等因  
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帶往人員之例久經停止數年以來  
督撫赴任未聞有奏請帶往者亦未見有

降旨准帶者所以杜黨援息奔競也但近見部院大臣奉  
旨簡用督撫又時有屬員司官及候選知縣內指名奏請  
我

皇上亦俯允所請准其帶往以司道知府等官題補此不  
過一二封疆大吏偶然之事未便援以為例 臣何敢  
冒昧陳奏上瀆

宸聰惟是衆論紛紛鑽營瞻徇雖無確証究屬可疑 臣伏

思督撫奏請帶往人員若謂為地方起見伊未到任之先其於該省地方事務情形尚未深悉何由知道府等缺必伊帶往之人乃克勝任也若謂為人才起見其人果係廉幹之員可勝道府之任自應據實保奏似可不拘省分恭候

皇上諭部引

見量才酌用又何必以伊所保舉人員帶伊該管省分自行題補也若謂督撫責任重大帶伊素所熟悉親信之人幫助辦理獨不思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

之處奉

世

宗憲皇帝聖諭煌煌切中情事此誠千古炯戒夫大臣薦賢為國事介疑似理當避嫌在督撫之奏請縱或公正無私絕無偏袒陋習而於隨帶人員托為腹心寄以耳目偏聽生奸之弊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又况帶往之後通省屬員內安知不有與私相交結者希為容先容以求取悅於上官耶則帶往人員適足以滋累似於吏治官方未為允當臣請嗣後部屬司員及候選人員內除奉

特旨命往該省督撫題補外如有督撫赴任奏請帶往者  
宜照舊例概行停止不准奏請度大僚不得假借以  
濟私而屬員無由干謁以俸進矣臣言是否有當伏  
祈

皇上訓示遵行再從前督撫奏請帶人員往現今在伊屬下  
者或俱着回京請

旨另用抑或調往別省交與督撫酌量補用之處統候  
聖明睿裁

慎舉劾 乾隆七年

鴻臚寺卿 臣梅穀成謹

奏為請

勅諭督撫開誠布公剔除積弊以慎舉劾以清吏治事竊  
惟黎元之休戚在於牧吏之賢否而吏治之醇漓視  
乎督撫之舉錯督撫者牧令之表率而吏治所隨以  
轉移者也臣嘗見督撫奏劾奏章必有屬員進見時  
諄諄訓誡之語臣竊竊然疑之夫督撫之權亦綦重  
矣一經保舉則顯榮立至一掛彈章則斥辱隨加使

其所舉必賢而賢者必舉所劾必劣而劣者必劾則好惡明而賞罰當孰不勉為循良以圖上進何至親承提命而猶自暴棄以干嚴例乎苟其好惡不明賞罰不當舉者不必賢而劾者不必當劣則雖日進屬員而告誡之而所令反其所好又安能服其心而作其向上之志哉近日督撫叅官不能慎始已在

聖明洞鑒中然臣謂其不慎由于不誠而所以不誠則由於自便之積習未除也臣請以所聞為我

皇上陳之

一聞有飭取知府空白印信之積習也查督撫保舉收令例由知府保送即叅劾州縣亦由知府揭報蓋因知府為親臨上司其賢否知之必切也聞得督撫往往另行採訪保舉叅劾多不由知府每先具題而後令知府補詳知府意見不合不肯補詳乃預先令兩司飭取空白印信自行填寫附奏大計之時亦多如此竊思屬員賢否自有公是公非果能舉直錯枉則官民俱服知府何敢獨違倘知府徇固執自當一併叅處乃舍光明正大之道而行委曲扶制之術此

習不除欲吏治之醇不可得也

一聞審訊案件有請示做供之積習也查叅劾官員原非得已發州縣審訊自應聽其酌理準情就事定案倘或誤訪誤叅亦應聽其開復乃上司先有成見承審之員希圖迎合必將此案如何審法商之於府府商之於司司商之於原叅之督撫名曰請示或原叅不寔亦必取計煅煉周內以入其罪名曰做供故屬員被叅雖屬冤抑而得審明開復者寔無一二一聞有另檄飭遵之積習也查承審案件必以州縣為

定案之始聞得督撫往往因州縣所定之案不合已意乃刪改口供湊砌情節竟行具題然後飭令州縣照改稿換詳存案其原詳措而不發名曰另檄飭遵竊思案件必須情理允協無縱無枉如州縣審詳未協理應批發詳文駁飭覆審以歸平允今乃任意刪改供措留原詳另飭更換即使其果無偏私亦不足稱信讞矣凡此諸術無非自便之計積習相沿舉劾任意始之不慎多由於此在一二忠寔廉明之大臣自當仰體

皇上澄清吏治愛惜人材之至意開誠布公必不出此但  
恐錮弊成風習而不察因循效尤者亦復多有懇請  
皇上勅諭督撫諸臣虛懷內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有  
陽奉陰違者一經發覺嚴加處分庶積弊除而舉劾  
慎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

定舉人揀選之法 乾隆九年

太子太保議侍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  
辦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酌定舉人揀選之法以重吏治事竊照州縣為親  
民最要之官任兼教養得其人則一方就理非其人  
則百姓失恃督撫與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糾  
稽皆以牧令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雖  
不能言治宜無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於經過州  
縣詢以地方事務有尚能應對者竟有茫然不曉者

問其出身多係遠科舉人或精力就衰或見聞本陋以該員等之材質觀之即使勉強供職其於地方必多貽誤誤蓋遠科舉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揀選之日已甚久月選後九卿驗者甄別其老邁衰庸之員以教職改用其未經九卿舉出者引

見之時

皇上量其人材分別員缺繁簡調補此等人員

皇上念其讀書垂老姑令赴任督撫察其不能稱職或奏請改教或叅劾降調然亦須待至一年半年後始能

試者得寔而此際之事務廢弛已屬不少且更換一官新舊委署之間交代紛煩官經數易民不相習均於吏治有妨臣思姑息在太一人則貽誤在一方有不得不為籌畫變通者查從前舉人有分部學習之例後經部議部中事務與外省州縣不同諸冗錢糧刑名催科聽斷之法自須因地制宜隨時變通非必在部行走方可學習等因停止在案竊思部務與外省體制雖有不同而所辦即係各省之事其理無不可通學習人員即不能寔有諳練而出入聞見之間

自必知識漸開舉動稍嫻其服官之資不可謂其無益查近省現選至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遠省現選至雍正元年癸卯科該員赴選之時雖例係本省督撫驗看咨部方准以知縣選用但知縣定例不用本省從前督撫多因無關所屬吏治姑為優容且距驗看之時已經年遠未可據為憑信應請暫停銓選行文各省督撫將現在屆選舉人情願領咨赴部者再行加意揀選年力尚強人才可用方准給咨赴部臣部覆加驗看簽派各部學習行走其已經在部投供

之舉人等亦暫停銓選令九卿驗看甄別分部學習均於一年期滿之後如才具可用該堂官出具堪勝縣令考語具奏請

旨仍交臣部按其科分名次照例選用其有科分在前期滿在後並科分在後期滿在前者統歸各本科挨次銓選如遇外省需人臣部將前項舉人同前項應行挑選人員一體揀選引

見請

旨發往該省遇調補所遺及應歸部選之缺准其酌補題



補再查現在投供舉人既經暫停選用其應得各缺應統令進士暫行抵選並請嗣後定於各省舉人應選科分之前二年臣部行文各督撫照例陸續揀選送部分派學習期滿具奏咨部選用其不入揀選不稱保奏之人俱以學正教諭銓選有情願告降訓導者准其告降換次選用再查教職各官有董率士子整飭文教之責臣見現今各省教職亦率多精神衰邁言語恍惚其文理之荒疎亦可概見以之秉鐸司教斷難勝任細查各項教職內係進士拔貢等項出

身者尚多年力壯盛之人其恩歲等項貢生出身者類皆衰老難用應請一併酌議何項照舊銓補何項俾其選用並於揀選之前作何揀選甄別詳細酌定俾縣令既稱其才能教職亦悉盡其官守庶牧民教士均屬得人而

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亦盡收寔濟矣

河員議添正途

嘉慶二十五年

大學士臣曹振鏞等跪

奏為遵

旨議奏事本月初七日蒙

發下條陳河工添用正途人員一摺奉

御批軍機大臣議奏欽此原奏內稱近日三河四省河工  
各缺祇有請

旨道員五缺尚有正途人員其由該督等題補題陞之缺  
則自道廳以及佐雜無一不由捐納出身所謂投效

河工者即係捐納別名並非兩項現在雖經奉

旨停捐而已捐未補者尚不可數計此人員內才能出眾

固有其人而援為捷徑視為利途者正復不少大抵鑽營相尚侵冒相仍子弟相承姻親相護無事則脂膏坐耗恒飲酣歌有事則料物多虛左支右絀數十年蝕帑誤工之官吏嚴辦無多但見處處添工年年優叙利昏智短息過驕生歲修數百萬帑金工員剋扣部吏分肥寔銷曾不及一半徒仗拋填碎石挑掘浮沙搪塞目前以為自固吾圍之計南北之機關不

固兩河之呼吸不靈借河濟運而運恒淤瀉河入湖而湖又蟄險工林立保護彌艱一遇疎防非不即時懲處無如通工盤詰替手無人往往仍令留工效力至有甫經債事又列薦章纔獲疎枷旋膺重寄應賠累萬紙上空設未收晚蓋之功徒遂營私之計若不另籌通變廣備人材無以破積習而收寔效臣之愚見以為立賢無方原不敢信正途足恃而捐納無材究之兩項相衡捐班自不可偏重河防一事通曉固難但凡事孰是生知歷久自成為熟手心地果能持

正積誠自可以生明例載河工投効不敷應將曾任  
河工及各項應補應選人員並進士舉人恩拔副貢  
揀選發往本無不准用正途現在捐班甚苦其多而  
正途則甚苦其少必俟捐班疏通之日再行添用正  
途十年後河工恐不可問若聽大吏隨時改撥則徒  
為候補人員佔缺地步且多係河工一氣之人更啟  
鑽營於事無益恭查嘉慶二十二年欽奉

特旨將丁丑大挑一等舉人分發三河試用

睿慮高深似非專為疏通舉人起見惟是舉人應補不過

七品八品員缺而河工道員及同知通判有表率可  
觀者得人尤為緊要可否仿照分發舉人之意將正  
途出身才守素著之人設法分班除授補用使正途  
捐納叅互責成倘得公忠明練數人足備將來大任  
則有事可期其集事無工不至於生工俾蒼獮之徒  
勾連之輩漸次破除積習實力宣防另案公程必然  
稀少下無攤徵之累上無工賑之繁而一切權宜之  
策可以永息矣等因臣等伏思河工事務關乎

國計民生即一廳一汛之宣防修築亦繫全河大局較

之地方人員於一州一邑之有待撫綏整飭者更為  
重大其一切捍衛機宜與形勢緩急洵非素諳河防  
者不能勝任向來道廳缺出均由河工各員內揀補  
原欲資其駕輕就熟之力惟查現任河工各員官冊  
自道廳以及佐貳其由正途出身者尚不及十分之  
一總緣河工各缺悉皆繁要例應在外題補並無部  
選之缺其分發人員除丁丑科大挑舉人外無非捐  
納發往之員在

國家立賢無方原未稍存歧視即捐班內亦豈無可用

之才而幹濟有為庶隔自飭者究不若正途之多且  
通工人員盡屬捐納亦難免有倚附攀援之習今據  
所奏請將正途出身之道員及同知通判照大挑舉  
人之例設法分班除授補用係為廣備人材起見臣  
等伏查三河四省道員共有十缺內請

旨簡放者七缺保題陞用者三缺其同知通判之在部需  
次者捐納而外惟有應補應陞各項人員河工既無  
部選之缺同知通判無從選往即使酌量捐林員分發  
赴工其應補同知通判正途出身者亦為數無幾而

應陞人員又皆在任推陞勢不能使之離任發往河工候補是河工道員丞倅別無變通之法第同知通判皆知縣佐貳弁階若果知縣佐貳內正途居多則將來保題河廳自不患無正途人員查現在分發河工正途人員祇有大挑舉人一項即有由正途就職指足分發赴工者人數亦屬無多臣等悉心酌核惟查有教習期滿知縣教職保舉知縣兩項人員向來在部需次非十餘年不能到班銓選若使分發河工俾得及時自効未始非策勵人材之道此內教習期

滿知縣一項本有引

見後扣滿五年分發地方試用之例教職保舉知縣向不分發而銓補尤難今為河工儲備人材似應寬其進取使知奮勉應請將此二項人員已經引

見者無庸復扣年限俱准其一體揀選發往河工差委據吏部查明教習知縣註選者共積有一百七十員教職知縣註選者共積有六十四員各有因到班無期在部投供者甚屬寥寥如蒙

聖恩准其揀發應由吏部出示曉諭並行知各該省督撫

飭知該員等於明年三月以前赴部聽候揀發屆時吏部奏請

欽派大臣公同揀選年力精壯六十員帶領引

見分發南河三十員東河二十員北河十員交該河督等試用俾令學習河務均照大挑舉人之例試用二年經歷六汛由該河督等秉公甄別擇其諳練者留工以沿河知縣補用並准其以直隸州州同州判府屬州同州判府經歷縣丞先行借補仍按原銜升轉其不諳河務而才具堪民社者奏明改撥地方仍以知

縣補用但不得過十分之二以示限制其應如何補缺及借補班次俟

命下之日交吏部查照大挑舉人補缺章程妥為議結此後每屆三年由該河督等察者試用人數多寡酌定員數請揀選發往如此量為推廣數年之後正途人員補授知縣佐貳者自不乏人過有丞倅缺出該上司秉公遴選則正途人員不致復有偏枯而人材亦可兼收並蓄矣所有臣等核議緣由謹繕摺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謹

奏

慎保御史疏 道光九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何輝綬謹

奏為仰祈

聖鑒事竊思御史為耳目之官職司糾察官邪條陳治道  
定例保送御史由各部院堂官出具考語秉公保舉  
所以重其選也 臣聞此次保舉御史有兵部郎中李  
煥刑部郎中錢學彬者曾任知府緣事改補京職雖  
以現任郎中例得保送御史然既係才不勝任之員  
其才品已可槩見安能盡糾彈之職且御史三年俸



滿准其截取既遂其營謀之巧即不准截取是使長  
居風憲之官為休養餘年之計殊不足以昭核寔應  
請

勅下各部院大臣嗣後保送御史凡以私罪降補京職及  
不勝外任者概不准保舉以防倖進之階

附承襲 留任

請循土司承襲舊例

趙宏燦

議世襲遞降

紀復亨

乞留本任

鶴年

請循土司承襲舊例

康熙四十六年

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趙宏燦謹

奏為請循土司承襲舊例事該 臣者得潛除土司一案  
准部咨開降職承襲諸子分割地方關係緊要該督  
撫提鎮身在地方深知情形應密行詳確定議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依議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疆安民善後之至意 臣甫經蒞任情形尚未

深知今據撫提鎮臣各議而酌計之查土司深山窮  
谷犛犛居處歷設土府州縣以分轄之則彼各得其  
所此因地制宜以人治人之意也今給事中陳允恭  
條奏降職承襲諸子分割地方是欲次第分散其勢  
位不使欺隱夫膏腴策誠善也然土司<sup>外</sup>捍交彘內屏  
各郡未嘗不為中土之臣民若令長庶降襲分管恐  
將<sup>未</sup>勢均力敵弟不遜兄互起爭端雖田土有肥磽不  
一然皆納賦輸糧諸子分割各管各業則必各懷猜  
忌從此互相爭奪不休何暇按數不冊報<sup>臣</sup>竊以為

循照舊章俾各土司世守境土永享誠和之治惟飭  
該地方文武各官一體撫綏時加勸勉恪恭厥職則  
遐<sup>荒</sup>萬里聲教長通若曰錢糧丁口從可添增

皇上歲蠲租賦動輒百萬似又不必與邊徼之民計盈虛  
者矣



聖鑒親定等差藏在司勳永永無斁法至慎而典至渥也  
惟是我

朝定鼎之初削平閩粵戡定滇黔當日鼓勵我行錫爵特  
從其厚是以綠營將校每一叙功無不入膺懋賞而  
各省之中閩省尤多因其先有海寇之投誠其後有  
臺灣兩次之克捷市井之徒操舟之卒會逢其適皆  
得爵分右職庇及後人蓋已數十年於茲矣 臣惟前  
此大功克捷皆有總理軍務之大員此等人員不過  
褊裨効力與夫勢處投誠并有僅帶功加虛銜而未

膺戎閫者迨一經議叙優予世職其人既榮寵終身  
而子若孫襲替後對品補用武職即可至副叅等缺  
彼行伍出身者非著勤勞不能拔擢而執袴無藉之  
徒往往唾手而得以故冒濫不已奸偽滋生如現在  
督臣楊廷璋擊獲鄒文等假劄及林承武等以世僧  
細民而賄買頂冒其明驗也 臣思屬近

天潢襲封亦從遞降此等世職人員竟與帶礪之盟並垂  
奕禩竊謂蒙之大優即

國家酌庸之典念其先世少有勤勞然自祖父延及孫

曾則待之者亦不為不厚至日久相沿官司之冊檔  
彌繁氓庶之譜系難據以致奸宄請張散為販鬻螟  
蛉假借謬托宗支襲名器而墜法紀莫此為甚臣請  
皇上敕下廷議嗣後凡係綠營軍功人員核其何項功勳  
准予世職次數其子孫承襲應作何遞降分別等差  
著為定例其從前得過世職人員請通查各省核其  
所得功勳及襲過世次並現在應行承襲之子孫是  
否嫡派或有世絕無可繼嗣應行削除者轉飭地方  
官詳細造冊取其宗圖印甘各結咨送兵部嚴查底

檔彙合具奏請

旨定奪再現今由世職補授將弁者各省甚多雜皆由督  
撫保題而果否係世職的裔有無影射頂冒等弊正  
當乘此清釐或恐畏法不吐并懇准其自首如何處  
置恭候

聖裁臣因閩省奸民現有犯案敬抒末議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

乞留本任 乾隆二十二年

山東巡撫 臣 鶴年謹

奏為恭謝

天恩敬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 臣 於七月二十四日接閱邸抄欽奉

恩命補授兩廣總督 臣 聞

命之下感激驚惶不知所措伏念 臣 以駑鈍之資荷蒙

聖主綦養教訓不次拔擢自倉場侍郎

簡畀廣東巡撫三載封疆寸長未効捫心清夜踧踖靡寧

上年九月恭請

陸見仰蒙

俞允准臣來京正在起程蒙

恩調補山東巡撫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今春恭遇

翠華南幸

鑾輅經臨東省一切營夫橋道事宜及臣抵任往查已俱

辦理妥協臣止供奔走追隨之職復荷

隆恩稠疊賚無算臣之

寵榮至於此極方將力圖報稱乃未經數月

特授臣以兩廣總督之任適際之隆罕有倫比臣自顧何

人寔慚非分亦何敢妄有所陳上瀆

宸聰然臣之愚忱有不能不直達於

聖主之前者寔有不可去者四敢為我

皇上陳之

一查徽湖積水為患濟魚金膝峰五州縣漫溢成災積

水未消時煩

聖慮臣抵任以來雖竭力疏消而乾涸無幾迨至夏令天

雨時行未涸者積水日增已涸者豆穀復淹流離蕩



析四顧嗷嗷臣現俱恭摺奏明仰邀

恩恤此等災區臣與藩司現在分晰籌辦將地勢稍高易涸與次窪可涸極窪難涸之處詳加相度分為三等除易涸可涸地畝仍種田禾外其餘水深難涸者或栽蒲葦或種菱藕或施網罟或為水櫃以冀轉害為利變祲為祥使熒熒赤子皆可別謀生計不使生困水鄉然借給籽種以及設法利導等項皆須悉心經畫現俟秋深水涸之時一面仍聽疏消外餘即分別舉行臣親往督飭務期迅即成功若遽易生手終多

杆格此臣之不可去者一

一查衛水暴漲館陶等州縣猝被水災以及夏雨過多曾單蘭鄆等縣田禾被淹者計三十餘州縣衛幾及通省十分之三雖被災州縣輕重不齊而慘切情形實同一轍仰賴

恩膏普被即予急賑一月撫恤方加邀加賑有待臣查賑務最易流弊若為\*嚴為稽察則遺濫必多臣嚴檄濟東兗沂二道逐一稽查務期災黎均沾實惠臣所歷災區視此顛連可憫已與斯民面約親為查辦以廣

皇仁民皆感泣今賑務尚在一毫未辦臣竟避勞就逸奉命而行置億萬災民於不問縱不我責臣心何以自安雖特簡撫臣亦能善為區畫何如臣先查後辦之為親切也此臣之不可去者二

一東省水患頻仍歷有年所總緣地方河渠原委堤埝修防平日不能思患預防一遇漫溢束手無策以致坐視斯民之困而莫之救臣於二月初旬即通飭所屬以一府有一府之水利一縣有一縣之水利務各詳細確查窮原竟委作何開濬作何修防總期水患

無虞民生永奠現據各該道府將境內河道水利情形繪圖貼說議詳前來臣批司核議并通盤計算徹底清查以定全局其應行辦理之處統俟農隙興舉此緊要關鍵竊恐係臣行查之事已經去任未免遷延水患未弭伊于胡底臣當親為妥辦迅竣厥工此臣之不可去者三

一與侍郎臣裘曰修現擬開濬伊家河以洩濟金魚之水據司道議詳其河身段落自韓莊迤西舊有河形之伊家起至江南之梁莊城入運計程七十里約需

工料銀十三四萬兩此河一開與荆山橋湖口閘三路分流歸入運河則暢達無阻微湖積水自可速掣疏消已飛商侍郎臣裘曰修詳悉定議另摺恭奏其一切工料事宜亦須臣逐一經理庶無毫皆歸寔用而帑項不致虛糜且臣尚有河臣會勘挑濬運河及築<sup>堤</sup>工程現俱商有頭緒自應原議之人會同商辦方能濟事克有濟此臣之不可去者四

以上四條皆臣切已刻不容已之事臣受

恩深重雖濶草塗原不足以仰報萬一惟有盡力百姓一

分之處即臣報效

聖主一分之處仰懇

天恩鑒臣愚悃

收回成命另簡督臣准臣再留山東巡撫之任俾諸事得以料理安頓庶臣心得以稍安感戴

高厚成全之德更為無既矣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

國朝奏疏卷十二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職制

糾劾

糾奸貪大臣 吳達

叅誨貪剝民之總督 魏瑄

糾越制冒濫之員 楊義

叅黜臣鑽營濫進 張嘉

密糾總督失防降官通寇 龔鼎孳



糾降官悖禮越分

魏裔介

叅大學士明珠等罪狀

郭琇

請毀前明逆璫碑墓

張瑗

請重處悖旨之部員

俞化鵬

被糾自陳

趙申喬

議誅逆臣年羹堯

田文鏡

又

李瑗

議請誅奸

田文鏡

劾尚書任事過銳

劉統勳

請裁抑相臣居官親族

同前

議已革大學士和坤罪狀

胡季堂

議已革編修洪亮吉罪狀

成親王

叅劾提督將領失紀玩陣

百齡

密叅臬司跋扈

程國仁

附歸籍 外補

陳請歸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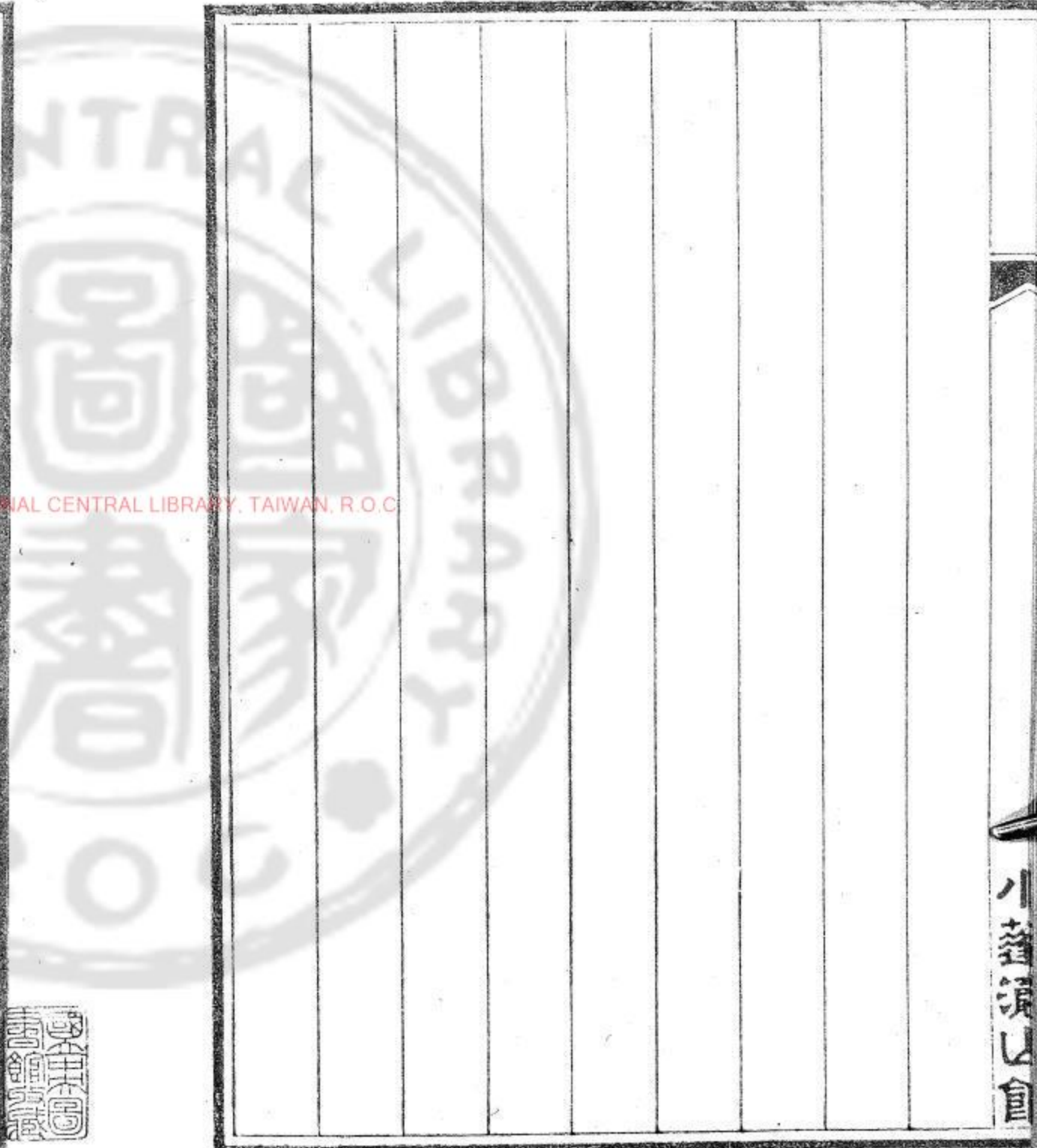
李因篤

陳請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特糾奸貪大臣順治二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特叅奸貪大臣以肅政本事竊惟憂國奉公者宅  
揆之職改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

恩隆特簡猶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蠹國禍民如今日之  
馮銓者也銓為逆璫魏忠賢乾兒陰謀篡弑載之大  
案炳如日星今蒙

皇上特恩列於內院四海浩嘆咸曰刀璫餘孽豈堪為開  
基元老辱



朝廷而羞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  
冀其痛改前非或處心積德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  
意國家不謂奸貪故習終不少移愈趨而下也謹據  
確見寔聞條列具陳一曰公孤變理陰陽今京師半  
年之中霖雨雷電異常各省水雹水災疊告我  
皇上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干  
意此災變之來乃臣子邪氣所致銓泄泄弗圖修省視若  
故常誰職寅亮而不一思其咎此宋奸相王安石天  
變不足畏之故智也一曰綸扉之地

天

王言綸綍所闕今章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  
心請湖廣巡撫及留賢臣范文程等兩疏甚切而不  
奉

俞旨非銓攬權自負票擬在手使人畏惧逢迎何以專擅  
至此一曰賄賂乃

新朝痛恨有犯必誅銓於姜瓖歸順時曾遣心腹至其  
家索鑽三萬兩許其封拜瓖不從但答以金馬芻物  
大拂其意當

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且封拜何事而

可以賄營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賄可概見矣然而瓌終不敢明言於

上前惟惧銓之殺之耳今瓌現在可問也一日

朝廷虛心國事委用漢臣是曰是非曰非所以明賞罰而戒朋比也苟有人心何忍上欺

君父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院所見外庭所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然行賄受賄臣屬風聞而朋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朝廷任用之至意一日巨奸阮大鈹昔為魏賊謀逆今賄

馬士英為南司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兩喪家邦之人也歸順查杳無其名知劣兇所懷何意乃銓懸懸注望其來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黨屠戮善類虐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莫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

國家乎一日密勿之內政本所關豈大臣結納夤緣之地銓乃令其子馮源淮擅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



講讀史館并中書等官宴盤飭銀七珍旁水陸交歡  
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結納地也如此則銓昔  
日之故態猶在矣咫尺

天威而橫行無忌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權貨  
又何如哉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外議喧騰貪婪萬  
狀臣固不敢輕以風聞入

告也夫銓居政府今已年餘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洲學士日夕相親  
豈不洞瞞小人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

沽名以瀆

天聽實見奸臣在位國事甚且日非

皇上一段吊民伐罪苦心為此一人蒙蔽致

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子孫建無窮之業臣即  
言出禍隨甘之如薺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慄待

命之至



國恩者乃於去年十月內見其率屬捐助一疏稱自捐銀一萬兩分派所屬并搜括各項共九萬三千兩謂謂然自居首唱若見為數獨多為時最早可固寵祿而鳴得意臣不勝浩嘆淮揚何地總督何官所謂率屬者是何法守也淮揚連年水旱一望白茅額派已不堪命復責令道府州縣捐助紛紛多者二三千兩少不下千餘兩即荒僻彈丸無不五七百兩計者夫此項銀兩果各屬出之囊中乎抑仍取之民間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媚上其間追呼詐索火耗加添正捐

者九萬三千而上下官之司之假公濟私者不知幾萬小民之典妻鬻子敲骨出髓者更不知幾十萬世也嗟乎淮揚之民何罪而堪此乎且惟華者原諭令嚴查官吏擾詐作弊者也乃躬先倡率指

功令為聚斂之符罄民膏為希寵之計利歸於己怨歸於上猶言好惡同民將誰欺乎夫華之屬亦多婪矣作法於廉猶恐其貪似此相率屬何則焉然則所謂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惟華可謂兼之矣我

皇上洞悉民間艱慨然停工銀兩悉歸正項萬姓歡呼始

信前之勞民傷財為此無益之舉者貢諛諸臣有不  
得辭其責也近見餉部諸臣俱撤惟華居然尸位謹  
據原疏明白糾參伏乞

勅下諛部確議罷斥為人臣懷利事  
君之戒臣但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遑恤權勢之噬已也

糾越制冒濫之員 順治八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

題為特糾邪臣越制欺

君冒濫名器仰祈

大奮乾斷以正

國法以禱奸魄事竊惟域中無兩大合天下以定一尊

故自古帝王垂御宇坐明堂而朝群后其宮殿巍煥

與臣下迥異非徒崇壯麗實以聳觀瞻也臣伏讀

聖諭詔內諸王奏稱墨勒根王所造府第與

皇上宮殿無異一事究其僭擬之原皆由工部右侍郎李  
迎峻阿諛逢迎之為崇也夫迎峻齷齪卑污之狀久  
不齒於輿論即前任營繕郎時督造墨勒根王府第  
翬飛鳥萃虎踞龍蟠不惟凌空桂斗與  
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大工如

承天寺門乃萬國瞻仰百官嵩呼之地關係何等重大  
迎峻竟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獻媚凌

尊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躋膺之階假窮工極巧作固

寵竊位之計意中止知有美官目中尚知有

君父乎似此天膽神奸鑽營速化不數年而躡陞侍郎真  
沐猴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悉行澄汰中外莫不悅服若迎  
峻者豈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世哉臣與迎峻素無一面之識一言之悟但從  
朝廷起見詛難緘默伏乞

勅下該部立行處分以正越制欺

君之罪庶

國法昭而名分肅奸邪除而仕路清矣

叅點臣鑽營濫進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嘉謹

奏為名器不可濫假點臣不宜復進請

旨罷斥處分以肅班聯以清重地事竊是非者天下之公  
論 論舉錯者

朝廷之大權故進賢退不肖則賢者得以彙征而不肖者  
亦甘罪屏跡未有身蒙棄遂復鑽營求進濫膺爵祿  
而醜顏居是位者臣於弘文院掌典籍事編修金元  
積不能不駭異焉元積昔與臣同官始巡按河南繼

巡按蘇松貪鄙僉邪穢聲大著百爾在位無不舉為  
笑設即長安士民亦無不衆口交斥順治八年甄別  
御史已奉

旨革職為元禎者即宜悔過潛踪甘心恬退乃復百計圖  
謀必欲身躋榮顯遂改頭換面濫叨典籍編修之職  
無論寔密勿重地不可容此宵小然以革職之官死  
灰復燃揆之

國典斷無此例夫以督撫糾叅之官亦有得還原職者  
然必完璧無瑕故爾錄用若元禎顯然褫革可以改

官別授則凡以監司革職者可別為知府同知以知  
府同知革職者可別為推官知縣也事關一人之榮  
辱者小而闕

朝廷之黜陟者大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明即將元禎革職處分則賞罰明而勸懲昭可風勵天  
天下矣

密糾總督失防降官通寇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直發海寇釀禍之根密請

乾斷事海賊鄭成功負

皇上招徠之

大恩旋無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螳臂  
以抗

王師幸

天討大張旦夕自當授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



八 卷 漢 書  
罰不靈醜禍之根不除則內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  
嫌怨敢為

皇上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剿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固  
山金勵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清恭乃不能相度機  
宜同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  
一也及見事不可為遂以病

請維蒙

恩俞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衢州控制險要乃東來裝  
返轡早踰杭州以西近閱其本章軍政料理文移與

平時無異則非不起之病可知借口息肩獨以憂遺  
君父其貽誤者二也此臣所謂醜禍之人

皇上宜亟賜處分以飭勵行間者也同安侯鄭芝龍蒙  
朝廷秦養之異數自古未有初猶謂借其榜樣勸導來歸  
今十年於茲桀驁彌甚芝龍僕從諸人往來不絕家  
信頻通既不能訓子革心又不肯束身待罪出入

殿陸密通

宸嚴子弄兵於海壖父高枕於都下行路之人知其不可  
皇上繼念投誠之勞不忍即置於法然其一切起居動靜

何可不倍加防閑倘用兵之際虛實或為所窺封疆之憂近在肘腋此臣所謂釀禍之根

皇上宜早為留意以肅清內外者也

糾降官悖禮越分順治十五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奏為特糾陳請之非以肅紀綱事臣竊謂帝王之治天下也莫尚乎禮禮以辨名定分截然而不可易為人臣者兢兢循禮不敢踰越斯制節謹度小心事上之道也若義王孫可望者臣不能無議焉夫可望何如人也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衆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古者失國之主如劉禪孫皓

陳理之流皆不過封為公侯即開國元勳封王如郭子儀李光弼者亦無多人明之徐達常遇春皆生而為公死而封王

皇上開天地之心盡赦可望從前不法而錫以茅土之爵實屬古今曠典為可望者當念何功何德美食錦衣滌慮洗心改行從善庶杖桑榆之効以答高厚之恩乃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

朝廷可望甫來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邦武能戡

亂何至坐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

天子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給為

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則應自備脚夫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遙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

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理禮背義越分干名其罪  
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  
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  
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

叅大學士明珠等罪狀

康熙二十七年

監察御史臣郭琇謹

題為特糾大臣背公糾黨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  
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  
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  
舜之世稱為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

竊歎誦千古難違通者畿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  
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益縱恣

皇上灼知情偽於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為報竊自念職在糾  
彈仰體堯舜之心輒效鷹鷂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  
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跡臚列具呈於左

一允閣中標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  
旨即有件集錯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改省改即如御史陳紫芝奏  
勅湖廣巡撫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辭嚴議乃標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  
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明珠允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  
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  
結黨群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啟奏畢出中左門滿

漢部院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連結黨羽滿州尚書則佛倫傷思泰及其族姪侍郎傳騰塔庫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心腹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傷思泰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滿慾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此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授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

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何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撓皆由倚託大臣故敢如此

天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需索至於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

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鷲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振方頗有叅劾即全借事排陷聞者駭惧以上各款但約畧指叅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

皇上鼓舞臣僚貴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

卷若捨豺狼而問狐狸即為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寔繁睚眦必報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謂忌伏祈

震威加嚴謹簡用賢能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感戴

聖明無盡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毀前明送璫碑墓

康熙四十年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張瑗謹  
題為送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留  
於後世亟請

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歲月浸久埋荒煙而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敢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瘴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鬱葱綿亘金<sub>碧</sub>輝煌

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送瑞魏忠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迫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岿然並立合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鞞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寺殿完吾魏公諱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盡後乃磔其尸于河間差快人心

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屍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於  
畿輔近地留此穢惡之跡僭越之制以欺歷山靈玷汚  
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閭寺誇詡歆羨以為身雖遭  
顯戮于生前墓猶留壯觀于奕世何以儆巨孽昭大  
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  
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豈有顯遭正  
法之送璫敢于潛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

不足深其如駭遠迹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  
表揚以彰公道皦皦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潑天目無三尺一  
至于此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碑天下後世曉然知兇  
惡之徒並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瘴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于斧鉞矣緣係條陳事

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而  
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重處悖 旨之部員以敦國體疏 康熙四十三年  
協理山西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俞化鵬謹  
奏為

聖主惠澤及民微員悖

旨妄瀆乞賜

乾斷從中處分以敦

國幹以杜包攬事竊臣一介寒儒至愚極陋荷蒙

皇上隆恩由縣令拔至臺班自問遭逢之盛繼竭犬馬微  
忱猶不足仰報萬一伏覩我

皇上宵旰勤勞達聰明耳目數十年來國計民生之大無  
一非

睿照所及昨因東省荒歉時屢

宸衷廣為籌畫蠲租發帑而外復截留漕米八十三萬以  
濟全省飢民在光天化日之下無不知

皇上孜孜汲汲惟以愛民為念即罄數十萬倉儲以賑災  
黎亦屬

聖心所大快乃有刑部廣西司郎中章紹聖河南司郎中  
吳應龍等具本叩

閣請將截留一項遵照舊捐各認損項補完等語臣聞之  
勝駭異夫捐納屢奉

上諭永行停止即如四十二年山東撫臣王國昌請開捐  
納奉有

嚴謹豈事例禁止於荒歉之年而反廣開於豐收之日是  
我

皇上愛民盛心近則昭示于四海臣民遠則頌美於千秋  
萬世而紹聖等數十人獨謂賑濟之恩必待輸補其  
罪一也定例三品以下惟言官得以題本百姓有真

正寃抑者方許叩閭夫司官既非納言之臣有職亦非百姓可比事屬違例語亦無根其罪二也查本內有名人員半屬攬損積棍前既假名器為居竒今復借倉廩為壅斷其罪三也胡宣馬遴王惠民戴同文馬文鏞沈澄等俱係見任外吏且秦晉滇粵散處數千里外何由知事例將開同遣親戚子弟彙齊列名若窮盡根株必係光棍假捏五月二十日臣於

澤察祭知紹聖註病至今未起而本內窳然居首如知情則為罔上不知則舉首章奏何事視同兒戲其罪四

方

也凡條陳事宜上聽

聖主睿裁下聽部臣確議而紹聖等輒敢比照事例預定銀數並有分班銓用字樣將使銓政任其更張項款隨其輕重其罪五也本內定價雖稱一兩四錢而伊等在外包攬照數加倍是交庫之外尚浮銀百餘萬勢且盡飽貪壑而謬云急公其罪六也此輩借他人之物先顧一己或徒手得官出外利民或獲利千萬飄然脫卸迨輾轉變計勢必蹈西安之故轍而天庾終於難補其罪七也夫我

皇上惠愛蒸黎不遺餘力固已至極無可復加焉為臣子者繼竭志殫能尚無寸長一得可佐

聖心所未及者而么麼小臣忽敢在言事犯叩闕不實之例應按光棍律速從重處分者也臣身受

主恩罔顧嫌忌職司言路何敢緘默取容伏祈

皇上大賜乾斷使中外臣民洞達

聖意則倉庾自可無虧官方不致有玷奸頑無恣肆之謀朝野享太平之福矣

被糾自陳康熙四十四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跪

奏為謹瀝微忱仰祈

聖鑒事竊臣九載外吏七年田里蒙

恩拔擢謬任封疆常慮才識謏劣涓埃無補感激

高厚勉圖報稱惟知上有

君父下有地方一切交遊故舊盡廢往來即家人父子亦

不能兼顧如臣子鳳詔遠任太原府知府道路既遙

音信甚少彼中諸事臣俱不及聞知近閱邸抄見台

臣蔡珍為

聖主之洞鑒最真學臣之代題可駭謹據實糾叅以肅官  
方事一疏內稱山西學臣鄒士璉特有代題保留撫  
臣一疏查袁 疏內有太原府知府趙鳳詔係巡撫  
私人等語士璉既屬鳳詔同科進士其父申喬又係  
士璉本省巡撫彼此世好綢繆固結今太原士民劉  
純德保留馮知非鳳詔之賄囑鄒士璉冒昧代題又  
馮知非鳳詔之請託等語夫太原距長沙數千里臣  
子鳳詔之有無賄囑曾否請託臣何敢妄為置辨惟

是台臣所稱彼此世好綢繆固結臣果有此心即是  
結黨欺

君之罪狀臣受

恩深重報効無由而敢結黨以欺

聖明則臣即倖逃於

國法斷難逭於天誅但臣子鳳詔前年揭送李 書函  
一案久為衆口所交責蓋李 與臣同中康熙八年  
南北榜舉人而 子李 與臣子鳳詔又同中康熙  
二十六年南北榜舉人臣子鳳詔既得罪與同科舉

人之父則學臣鄒士璉亦未必修好於同科進士之  
父且臣子鳳詔既得罪於父之同科舉人臣又何至  
再修好於子之同科進士至台臣又謂臣係鄒士璉  
本省巡撫彼此綢繆臣年力已衰來日苦短宦情既  
沒交情甚踈况臣駐劄湖南長沙鄒士璉籍係湖北  
麻城縣相去幾二千里臣子與鄒士璉雖屬同科進  
士與鄒士璉實未謀面若以本省巡撫即有綢繆則  
則楚省之仕內外者頗不乏人如其一言一事即歸  
罪本省之巡撫則巡撫豈能盡約束本省之仕宦而

臺臣蔡珍遽指為彼此綢繆果有所風聞耶抑出於  
揣摩之見乎台臣職司言路凡有風聞固宜入告而  
揣摩之語似不應上瀆

宸聰總之臣本庸材濫膺逾格一家俱邀非常之  
恩福過每虞意外之咎除臣子鳳詔聽察候察實處分外  
伏乞

皇上俯鑒微忱將臣亟賜罷斥俾孤子不為仕路所不容  
而林泉永戴

聖慈於罔極矣瀝詞具



奏曷任悚惶之至

議誅逆臣年羹堯 雍正三年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題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國法事諛臣看得自古功臣多有不克保全其身家者  
非國家待之以薄皆由此輩之不克善居其功也果  
能如殷之尹說周之旦尚以及漢唐諸賢臣何嘗不  
全其名節保其後裔哉况我

朝以忠厚開基上自

太

祖高皇帝

太 世 聖

宗文皇帝

祖章皇帝

祖仁皇帝各以天地之量堯舜之仁厚待功勳保全臣下  
世其爵秩錄其子孫迄今封廢不絕及至我  
皇上以

至聖之聰明

大孝之純德纘成大統整綱肅紀法度彰明而寬待臣  
庶允復

恩禮有加不但百爾臣工咸思感激共圖報効即昆蟲

草木亦莫不向榮沾化同遊此

仁恩浩蕩之天是以

聖德廣被乎遐方

天威遠振於殊俗懷德畏威者非一姓輸誠向化者不一  
家即青海之小醜偶爾跳梁而

聖睿之神謀已無遺策行間大小諸臣不過奉  
皇上之指授以振軍旅旅遵

皇上之方畧以攝人心年羹堯惟知擅作威福恣意殺戮  
而已惟知冒濫軍功遍植私黨而已又何功之有哉

而

皇上

聖德淵深

天懷廣大不自以為功而以為年羹堯之功不自以為能  
而以為年羹堯之能推心置腹格外加恩晉以太保  
之崇階賜以上公之世爵榮封祖父廕及子孫名器  
之錫等於懿親褒諭之加過於賢哲臣以為如年羹  
堯者即鞠躬盡瘁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而乃妄自尊大驕縱異常隨其喜怒以為點

陟任其好惡以為刑賞以屬禮待督撫受其跪道而  
不以為侈以臣下視屬員令其坐班而不以為僭  
天子之詞臣而等於奴隸

天子之侍衛而供伊前驅種種悖逆罄竹難書此一無忌  
憚之小人也而且贖貨無厭惟利是圖指軍需而派  
欵動公帑而冒銷薦舉一人必索謝賂叅劾一缺必  
售私人奪蓋窩繼夾帶算及錙銖販私茶運川木鄙  
同賈豎此又一斗筲之小人也如此欺

君罔

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不容少緩須臾者也而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不即加誅猶復逐一令其明白回奏  
臣以為年羹堯又當愧惧交迫痛自悔艾竭力報効  
以贖前愆矣而乃更肆欺罔怙惡不悛希掩飾其悖  
亂之行於敗露之後仍日事其詭詐之謀於怨望之  
餘此又不一愆不畏死之小人也今

廷臣耻與同列亟請正法而

皇上聖明猶以為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  
畫一仰見我

皇上與衆共棄之

聖心仍寓寬宥保全之

聖德即四海之外萬世之遠亦無不共仰共見者伏乞  
皇上俯如

廷臣所請明正典刑以彰

國法臣不敢復有異議緣係奉

旨酌議具奏事理貼黃難盡合併聲明

議誅逆臣年羹堯

雍正三年

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題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國法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吏部等衙門咨前  
事內開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內閣鈔奏事員外郎  
張文彬捧出內閣大學士九弼詹事科道會同叅奏  
年羹堯奏摺奉

旨覽內閣九弼詹事科道叅劾年羹堯奏章已悉年羹堯  
為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處分

因伊立有青海之功朕意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任授為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至於此極實為國法之所不宥如當日鰲拜以開國元勳輔政犯罪三十條遂至不可保全年美堯今日之功劳豈能及鰲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鰲拜朕展轉思維自古之帝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烏盡弓藏之譏然使曲為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弭苒合詞叅奏乃在廷公論若此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

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各抒己見平情酌議應否可作何處分即速具奏欽此相應移咨前去欽遵施行計粘抄疏一紙苒因奉

旨咨移到臣欽此欽遵諛臣看得春溫秋肅大化本無心而成傾覆栽培上天實因材而薦苟有勞之可錄國家有不次之恩苟有罪之當誅

王者有無私之法臣向任部院衙門即聞年美堯奸貪狂暴植黨營私因無案牘可憑未便即為叅糾近准各

部移咨欽奉

上諭始知其婪贓鉅萬積惡盈千事事皆有確據蓋海宇  
所駭聞實史冊所稀有欽惟

皇上念其微勞雖彈章交上止令自奏蓋

天覆地載之量無以復加今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公奉奏  
參已在衆棄之條允屬大同之論

皇上猶復虛衷

諭令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必內外大臣僉謀畫  
一臣謹遵

旨平情酌議上塵

聖覽伏查青海之後年羹堯任封疆之重既不能弭戩於  
未事之先復不能制寇於方張之際初統大兵親至  
西寧師甚無功遊擊以下多有損傷其後青海底定  
皆上賴

聖謨指授下由將士同心年羹堯未聞發縱之謀亦無追  
逐之力特以身膺專閫例得叙功以視鰲拜開

國元勳相去甚遠其一切貪婪之罪冒銷兵餉冒叙軍  
功撓鹽茶之法專川陝之利効力人員之財物盡入

貪囊築城運米之錢糧悉歸私橐雖贓盈千萬罪止  
於貪尚可援議功之條止革職追贓以仰體

皇上天地生全之德至於陰謀巨測狂妄多端謬借聞外  
之權以竊

九重之威福妄謂

朝中有事以惑四海之心至今蒙古藩王屈膝所過  
督撫跪迎等威輒擬乎

至尊要地廣置其私黨則大逆不道法所難寬不軌之謀  
雖衆逆而未定無將之戒已身蹈而莫辟臣聞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應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所請將年羹堯交與法司嚴審正法以為人臣不忠  
不法之戒青海微勞應毋庸議臣謹遵

旨具

奏伏乞

皇上乾斷施行





大孝格

天

至誠動物則凡天下含生之類血氣之倫莫不涵濡於仁至義盡之中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矣至所以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以篤懿親者又豈千古帝王所能希冀萬一者哉惟阿其那塞者思斯黑者位極人臣地居密通正當殫其忠誠竭其智慮以輔佐乎

聖明則寄股肱之任者莫如伊膺心膺之託者莫如伊指山河而盟帶礪萬世子孫不失王侯之爵豈非與國同其久長者乎乃不量其德之薄而才之庸惟日事

其心之奸而計之狡

皇上屢加之恩而不知勸

皇上屢訓之切而不知懲直至大罪昭著極惡彰明神人共憤中外共棄我

皇上

仁同覆載

量合乾坤猶不允諸王大臣之亟請而特深遲回不忍之

天心及今塞思黑惡貫滿盈冥誅隨及我

皇上聞奏之下

聖心猶為惻然則四海九州莫不仰

皇上之至仁千秋萬世莫不頌

皇上之大德矣今又欲將阿其那從寬曲宥

垂詢內外臣工可知

皇上平日天恩下逮二人無時不望其悔悟無事不求其

可寬自始至今未嘗或釋者也然而

皇上之欲從寬曲宥者

大舜之心臣子之不敢順從者皋陶之法伏乞

皇上將阿其那即改正典刑以稱快乎人心以垂戒乎萬

世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

題請

旨施行

勅尚書任事過銳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統勳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 欽惟我

皇上任用材賢登擇英俊尚書臣納訥親以勳閱世曾  
幼侍

禁廷蒙被

殊恩管領部務膺棟梁之重任而樹察察之儀型誠不可  
不慎也臣博採物論脩察輿情其不能不仰煩  
聖慮者尚有兩端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承辦事務太多恐有疎失之處也尚書公訥親未及強仕之年統理吏戶兩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言趨承

禁闈此外

特交事件尚有多端即其智能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至貽誤事機我

皇上日覽萬幾親裁庶政今日之大臣必不得以不親細

務藉口若使訥親概行武斷則政務有叢脞之虞必欲鉅細兼綜則案件有濡滯之患見今訥親所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酌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量餘而授之政專任以盡其材俾其才猷識力常餘于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而贊襄之效益著矣一任事過銳臣慮逢迎者之漸衆也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時蒙

召對需用方隆無論所屬人負奔走恐<sub>後</sub>即同官察案亦皆斂手而避其鋒銜倘使其開賄賂之門竊威福之

柄

聖明在上必不容其如此即臺垣諸臣亦必有抗疏而論  
奏者然正謂事出于因公跡涉于任怨或反復駁詰  
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  
日意氣過銳之機所不免也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  
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

諭旨與題定又之例皆有可引用者則堂司官多兩引以  
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戶兩  
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則內部必無改寬之事

為此說者雖出于衆口之難調而聞此論者不得不  
虛衷以內省蓋既為

朝廷信用之大臣則當時懷謙謹集思思廣益慕推賢讓  
能之風著同寅協恭之誼以無忝公輔之雅望也以  
上所論二事在今日不見有弊端而將來恐漸成偏  
任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于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  
圖報稱至其職任之繁簡尚望

聖明裁度氣象之謙盈猶莫

諭旨訓示商頌有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臣願效風人之

義以為宰執之箴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裁抑相臣居官之親族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統勳謹

奏為請裁抑相臣之親族以昭示平均之

聖治事臣伏見大學士臣張廷玉歷事

三朝小心敬慎我

皇上待之以誠優之以禮

眷注隆恩久而勿替可謂遭逢極盛者矣然而大名之下  
責備恒多勲業之成晚而當慎其子姓親族見在居  
官者太衆不能不啟天下之物議也臣竊聞外間與

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却半部縉紳溯厥由來張氏之在桐城發跡既有百餘年自原任大學士張英以文章品行受知

聖祖仁皇帝其後科第漸多仕宦日盛沿至今日名登仕版者有張廷璐張廷瑒張廷璇張廷球張廷樞張廷珪張若震張若需張若普張若潭張若宣張若荃廷瑚張若震張若需張若普張若潭張若宣張若荃張機張筠張鴻疇張尹張日謹張椿張馥至于姚氏之在桐城亦本係巨族與張氏世為婚姻里閭相望情好甚篤近年以來姚姓仕宦者不無藉資大學士

張廷玉之處其現通仕籍者則有姚孔鉅姚孔鈞姚孔廡姚孔暄姚廷棟姚興滇姚興澍姚淮姚鉉以上數十人其宗支之遠近戚誼之厚薄臣亦未及周知然居官食祿者如此其衆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夫以一縣之中兩姓之內而有數十人據要路之津負赫奕之勢則其閭黨姻姻依草附木之徒必不盡守分而歛跡矣但其得官之由或曰科目或蒙薦舉或叨襲廕或係議叙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陞遷之路使知有持盈戒



滿之心引嫌退避之義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臣  
切聞

特 聖

祖仁皇帝時曾因廷臣中有陞轉太速之員

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內在

伊等身受者信為宜然即至今遙溯者亦謂公當臣  
愚謂宜倣此意

勅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  
名者詳悉查明同姓不宗與遠房親誼不在此例  
但將寔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現任之員開列 奏

聞俟

命下之日為始三年以內除

特旨陞用外其餘一概停陞遇有叅罰照例降革過此三  
年仍依資俸陞轉我

皇上優待大臣

恩禮備至而臣愚獻此未議者欲使望風逃聽之人知  
朝廷登進之私以期世受

國恩之家長享福澤於無窮也今之議張姚兩姓者未暇  
詳加考核而意中或以為有數十百人之衆一經查

奏之後則其寔在多寡明白昭著於外議之者之疑  
不待辨而釋然矣此項停陞人負有見地明達者自  
信為成全愛惜之道若謬見有屈抑之處則係朦朧  
無知之輩又何必急于登用以長其驕縱之氣也哉  
至于外省督撫司道等官未必絕盡迎合觀望之見  
彼見閣臣方今信用或于其親族之仕進者不免格  
外提拔以見德則今日之愛而加諸膝者異日將恐  
惡而墜諸淵此又勢之必至者也且大學士張廷玉  
年既七十矣若使天下後世信為無偏無黨之大臣

不但享令名于無窮亦必不憂門祚之衰薄若其親  
族子姪知道進而不知退讓之者既多則嫉之者必衆  
恐因枝葉之蕃昌轉致本根之剝蝕也我

皇上方以蕩平正直之道風示臣五而閣臣又秉進退人  
才之權今以停陞之

旨為訓誡之方既有以昭政治之均平即有以示相臣之  
謙退愈覺堂廡之間同心一德臣愚于此不勝私心  
之顛望也 臣謹直抒所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議已革大學士和坤罪狀 嘉慶四年

直隸總督臣胡季堂跪

奏為遵

旨據實覆奏事切臣途次三河縣接兵部火票遞到嘉慶

四年正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一道諭將指出和坤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

款蹟據實迅速覆奏欽此仰見

聖主睿鑒如

神大公至正

執法鋤奸之中寓隆治尊

親之義伏查和坤起自寒微洊膺宰執受

太 上皇帝逾格恩施實近 臣中所有罕有和坤如在人類何

致喪盡天良不知

君父大義乃蠹

國病民幾同川楚教匪貪黷放蕩真一無恥小人伏讀

聖諭所指罪狀如洩漏機密擅壓軍報報把持部務袒護親

友事事弄權舞弊種種貪婪無厭已屬罪不容誅至

騎馬乘轎直入

禁門修建園屋竟仿

大內甚至

太 上皇帝批擢摺敢稱不如撕毀另行擬旨喪心病狂目無

君上至於此極殊屬悖逆是和坤不特得罪

聖躬且得罪于

太 上皇帝實

神人所共憤

天 地所不容此等大逆不臣之徒薄海內外臣民莫不同望

殲滅以彰

國憲伏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亟祈我

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依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

上紓

上皇帝在

之

太天憤

怒下快天下人心之積恨臣世受

國恩未能及早參奏已蒙

皇上燭照撫衷循省悚惕靡寧惟祈

究

敕部將臣嚴議治罪以為大臣不能彈劾奸宄者戒臣謹

遵

旨據實覆

奏



仁憲

古惟有伏地叩頭痛哭流涕自称迂腐小臣罔識政  
治一時糊塗信筆混寫今蒙逐層指示如夢方醒寔  
在追悔何及只求從重治罪等語查洪亮吉以咕嗶  
小儒倖登詞館不思束身名教循分靖共迺妄生異  
議輒肆狂吠其所稱

皇上當先法

皇帝之嚴明後法

皇帝之寬仁等語我

朝

列列德高

祖

宗文武神聖

威並濟洪亮吉以小臣妄測

深意存軒輊殊屬狂謬並稱三四月以來

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之人榮惑

聖聰等語我

皇上親政以來

宵旰勤勞刻無暇逸現當

諒陰之中哀慕肫篤

大孝光昭凡有智識之倫無不同深欽戴洪亮吉胆敢以  
不忍萌諸心不忍出諸口之言肆意謗訕尤為罪不  
容誅至各條內如認和珅為老師之孫士毅竇光鼐  
吳省蘭為和珅屈膝之李綬蔣賜祭韓錄昏夜向和  
珅營求署祭酒為講官之胡長齡汪濟畹等皆係已  
正法和珅任內之事大半已經身故之人且曾奉  
諭旨凡依附和珅者不必株連自應毋庸查究其所稱聚  
口交譽之劉清未盡所長人人怨恨之戴如煌獲罪  
甚重之秦承恩惠齡聲名狼籍之張誠基陳文緯通

恩明等未經嚴行治罪並稱有向軍機章京章煦求  
認師生採取

御製詩消息行賄傳遞者取優等又已故總督李奉翰叔  
取站規門包又江南楊天相負冤未伸皆由蕪凌阿  
貪贓亂法苛款鞠訊之下俱稱得自傳聞毫無指實  
其如劉清業已奉

旨賞加道銜隨同廣興辦事秦承恩業經革審查無閑城  
避賊致難民投河情事是以

加恩釋放惠齡因其屢獲首犯是以蒙



恩降補侍郎楊天相一案現在查辦洪亮吉全無聞見所言竟同夢囈均毋庸置議外洪亮吉身係翰林即使條陳時事現當

皇上廣開言路之時亦應自具封章轉交諛管衙門代進况闖涉

皇上起居政治竟將毫無影響之說妄寫書札各處投遞居心更不可問敬思我

皇上勅幾勤政求莫求寧中外臣民無不共聞共見洪亮吉自外生成何傷

日月但無禮於君者罪在不赦况敢肆其誹謗實屬喪心病狂無復人禮洪亮吉一犯應請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其原呈書札詩詞一併繳進所有臣等會同審擬緣由恭摺具

奏請

旨施行

叅劾提督將領失紀玩陣 嘉慶十四年

二品頂戴兩廣總督奴才百齡跪

奏為據實叅

奏以飭戎行而裨緝捕事竊照外洋水師專為勦捕洋  
匪而設提鎮將備管駕舟師如果身先士卒遇賊殲  
擒斷無不効命之兵亦斷無不畏死之賊何至賊匪  
肆無忌憚瘕噬猖狂無如粵東武備廢弛已久奴才  
自到任後嚴行通飭閩省水陸各鎮協營一併督飭  
弁兵力圖振作以挽頽風迄今陸路鎮將等官尚能

奮勉每當派令防堵口岸偵緝盜賊亦多勇幹出力之員於營伍可漸期整肅惟水師之惟怯無能竟成錮疾奴才初猶以緝捕喫緊之時水師在在需員未敢急遽苛責因復再三告誡務祛畏葸之習俾海兵及早蕩平庶可上慰

宸懷下紓民力乃數月以來留心體察水師內鎮將各員類皆疲玩畏縮者前因舟師在洋巡緝未能詳悉底裏近於防堵內河海口目擊情形實深憤懣即如此次提臣孫全謀督同護左翼鎮之副將王國寶署春

江協之叅將何英遊擊林孫守備曾榮千總梁韜外委邵成彪吳協山等各乘米艇及從九品盧楚元趙應壬管帶之紅單巡船駛至番禺縣沙灣勦捕張保仔等匪船乘夜前來迎拒惟時祇有遊擊林孫守備曾榮千總梁韜把總萬超唐茂高外委萬東有邵成彪等駕駛五船隨同孫全謀在前攻擊而王國寶何英各帶米艇一見賊船先行駛退其從九品盧楚元趙應壬等所帶紅單亦相隨奔避更有外委吳協山因所駕米艇一隻擱淺弁兵竟敢棄船逃避以致米

艇被賊刦去次晚連幫停泊適有鹽船五隻經過何英及盧楚元等又認係賊船紛紛駕船奔避不知藏躲何處隔宿始回迨至赤瀝角洋面圍捕張保仔鄭一嫂之時提臣孫全謀碣石鎮黃飛鵬在東西港口堵擊惟叅將沈烜黃朝輔遊擊林孫黃振烈守備曾榮蔡廷方蔡振華千總萬超等兵船十二隻隨同在前輪番轟擊其遊擊陳雄彪等十二船不過遠施砲火而千總劉壯陳有先<sup>光</sup>外委趙可等九船竟落後觀望不肯向前至王國寶督帶兵船二十餘號在西面

港口進勦十月二十一日賊幫冒死全從東港口竄出東面兵船不敷堵截而王國寶明知事當緊急尚藉口防守西面安然寄泊不動及遣漁艇飛往招喚始從容駛到而賊已遠遁至管帶紅單船之負弁內惟候補千總黃正嵩奮勇向前攻打其餘亦皆遠放炮火甚至有把總林副私帶紅單兵船駛至虎門藏躲<sup>奴才</sup>查出押令歸幫似此畏縮抗玩之員若不痛加懲辦何以嚴捕務而肅戎政查何英始則見賊潛退繼復疑賊驚逃王國寶在內河堵截時見賊至

而隨同駛避在外洋圍攻時見賊竄而延緩不前俱屬咎無可逭相應請

旨將署春江協副將之海口營叅將何英兼護左翼鎮之順德協副將王國寶均請革職治罪外委吳協山遇賊逃避棄失師船亦應請斥革治罪把總林經於勦捕喫緊之時私帶兵船遠出殊屬胆玩應請斥革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在沙灣見賊隨同駛避之把總謝陞李榮高周得勝張吳祥外委施英楊羅芳洪耀忠王進朝李逢春邵天喜劉文韶十一名及在赤滙

角退縮不前之千總劉壯陳有光外委趙可曾步青陳耀祥黃君雄胡明陞黃朝福李變龍概請斥革棍責枷號海口三個月示懲其督帶諛弁苛兵船之各將備苛容俟查明咨部嚴加議處從九品盧楚元趙應士雖係文員但既派管紅單巡船擊賊屢次退縮均請革職留粵緝捕以觀後效至提臣孫全謀前獲愆尤仰荷

天恩棄瑕錄用復畀以提督重任奴才每向諛提督再三諄囑務須嚴飭將備兵丁激發天良認真出力以期

八蓬須以會  
仰副

聖主養威福蓄銳之訓無如諛提督徒有虛名全無實際  
本年四月內在荷包灣勦賊一事以少勝多尚屬奮  
勇不意近來竟不能訓練將備兵丁恪遵號令且當  
赤滙角賊婦鄭一嫂等潛逃之時奴才探悉船數無  
多節次札催諛提督與黃飛鵬舟師趕緊會商前往  
與繒船夾擊諛提督一味游移觀望及至統兵往勦  
初尚督兵合力環攻迨後仍復虛應故事既不肯入  
港內近擊又不能在香港外嚴防致令窮迫之賊乘間

脫逃經年累月以來難得此大好機會遠近官民無  
不以為巨寇當殲海洋從此可除大患乃諛提督竟  
一無展布付以塞港之石舟而不用授以焚賊之火  
艇而不用坐任功墮挾其失機玩寇之愆尚浮於畏  
葸之何英王國寶查此次勦捕張保仔等匪幫合計  
生擒及殲斃者共有二千四百餘名為數固屬不少  
但在內河經陸路文武員弁督率兵勇生擒擊斃者  
有一千餘名在赤滙角洋西面繒漁各船於師船未  
到之先圍擊十餘日轟斃已多迨師船到後又連次

幫同攻打是赤滙角斃賊一千四百餘名亦無盡係  
師船之力在諛提督固不能攘為己功奴才亦不敢  
掩飾其過現在閩港小民亦無不歸怨孫全謀且有  
憤恨泣下者即諛提督亦自知統馭無方無可置辯  
相應請

旨將廣東提督孫全謀或予降革其員缺另候

簡員補授抑或革去頂戴暫留本任帶罪緝捕之處伏候  
皇上睿裁伏念奴才自抵粵以來日與前撫臣韓對護撫  
臣衡署藩司陳若霖署臬司溫承志及各道州縣

悉心講論緝捕事宜嚴接濟以絕盜之生添船砲以  
壯軍之勢不敢一事不竭盡犬馬心力仰蒙我

皇上俯卹下情疊頒

帑項以資經費不啻巨萬一切應需之項雖節省支用  
而所費已屬不貲竊以洋匪一日不滅海疆一日不  
寧今乃虛糜錢糧不克剪除寇暴誠不解各諛員等  
是何居心奴才寔不料粵省水師習氣之壞一至於  
此此固由於前督臣吳榮光之不能實飭力整飭然  
吳榮光遠在省垣或於舟師勤惰未及周知而前提

臣錢夢虎在粵西四年之久竟置海洋緝捕於不問無怪賊不知有兵兵不知有將將不知有軍令甚至現在配駕新船調到之水師兵丁多有不諳牽蓬放砲者尤為廢弛之明驗奴才親問孫全謀及各鎮將備等官均亦不能為之隱諱奴才自恨未能早扶扶樊端立時整飭實覺慚愧至廢弛員弁概行懲辦不但現在之水師官兵可留者少亦安保新用之官新募之兵盡能得力惟是洋逆尚在未靖亟須厚集舟師剿辦如不擇尤懲創以期仰仗仰仗伏

天威俾得咸知儆惕則將來貽悞海疆上煩

聖慮奴才何能當此重譴至錢夢虎廢弛水師至此今得託疾歸鄉榮身安養殊不足以昭激勸諒錢夢虎此時足疾已愈應請

旨飭令該員來粵以備弁降補責令隨同出洋緝捕庶令在事者知貽悞地方之員雖經離省仍未罷置身事外或可遍徵戎行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擢摺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咸蒙

聖明採擇曲加

訓示竊謂祇循有自尚可漸就規模乃數月以來細查通省光景受病皆在本原一切吏治民風衰頹敗壞為各省所未覩並為臣前摺所未詳據此情勢非由省中各大吏共挽頹風不知伊於胡底夫以極敝之區求挽回之法急宜破除常格大加懲勸以鼓其氣亦當遵循成例恪守繩墨以正其趨總在準情酌理因時制宜巡撫總理刑錢吏治責任固重而諸事皆

先由司查辦始詳稟巡撫推行必須彼此虛己秉公方能和衷共濟若不揆情理之宜有意狡阻則循吏之事視為拘泥破格之舉指為紛更巡撫以兩司為左右手一經牽制通體不能展舒而全省風氣又視大吏為轉移省中微形扞格呼應便覺不靈近年山東巡撫時時有齟齬之形不能展施尺寸臣在甘肅浙江風聞其事即札致前撫臣和舜武恐係巡撫不肯和衷勸其平心下氣斯於公事有裨和舜武方謂臣居局外不知當局之難臣此次到任倍切勤謹遇

事虛衷商確不敢稍存意見冀積誠可感詎習氣相  
仍牢不可破民不畏官屬員不畏上司播弄是非陽  
奉陰違甚至大員亦然尤甚者如臬司溫承惠總不  
肯屈為人下外似振作有為寔昏刻意搜剔以張大  
目前之詞遂其威福自擅之計及至事關利害與之  
商酌轉復貌形退讓以為非其專責樂觀成敗即如  
八月初四日臣方料理入閩監臨接據曹縣報知黃  
河北岸考城堤工漫口曹屬正當頂冲勢甚險急臣  
因藩司初到溫承惠曾經辦過河工賑務即與之面

商欲委令先行前往查辦溫承惠答以此係藩司之  
事若委伊往辦即刻告病等語臣正在焦急即欲親  
往接到河臣咨文始知蘭儀南岸漫溢曹工尚不吃  
重乃委藩司馳往查勘撫卹以如此緊要事務竟致  
疾呼莫應其跋扈情形難逃

洞鑒至查溫承惠年餘以來所辦各事宜亦復虛懦憤張  
毫無寔際如查虧空一事初不問查出之虧挪何如  
設法着追亦不計查叅以後

帑項有着無着祇圖一叅了事以為事已

上聞即可卸責并欲藉此張聲勢如緝匪類一事僅將尋常竊盜捕獲數起遂謂已就肅清而未清盜源盜風仍熾向來上司衙門有督緝之責無自行差捕之例今乃調派各處捕役紛紛四出所派者又係身犯重罪之人即令拏獲數犯功罪不能相抵况假借威勢所至恐嚇勒索州縣畏之幾如長官彌滋事議又如審理詞訟一事上年臬司報稱審結積案至千餘起其寔此內非原告不到詳銷即兩造和息擬結求其剖判曲直接律懲治不及十之二三轉瞬已結復翻

舊案又成新案控越之風仍然未息且各省惟首府有發審局今臬司設專局調撥現任州縣久住者中其太人率輕捷便利考巧於趨避甚至造言生事傾陷為能藉此鑽營陞調因而樹立黨援竟成門戶省外府屬各州縣揣測影嚮人人自危亦復無志奮興此等沉痾惡習一日不除則山東一日不治臣資格本淺材質又庸况臬司日益橫恣無不事事棘手新任藩司岳齡安樸實淳厚謹慎奉公臣與之共事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溫承惠藐其新進乘其戒惧

虛詞相恐以致藩司每用一工而幾費躊躇款上一  
詳而幾經瞻顧將來墮入術中恐亦未能免累竊思  
前撫臣和舜武在任時辦理公事可謂竭盡心力而  
地方究未見大有起色實因兩司各懷私意以致和  
舜武諸事掣肘然當時未敢一言陳奏者則以溫承  
惠遇事皆託言力為整頓堅僻偽辨莫可端倪誠慮  
與之抵牾轉若自處於因循怠玩是以抑鬱經年費  
志以沒臣自揣才具斷不及和舜武即使勉力趨公  
殫竭精力亦不過如和舜武之自加刺責臣受

恩深重一身何敢顧惜但念膺此重任僅於日行事件中  
殫精竭慮名為辦事實未能辦一有裨辦大局之事  
徒然竊高位糜厚祿上無以對

君父無以質余影每一念及坐臥不寧寢食俱廢天下論  
治者無不以山左為第一難治之區即此間大小官  
員亦莫不存難以復為之見臣若畏難思退上負  
聖主委任殊恩萬萬不敢稍存此想然竟隱忍不言謬廁  
循分職守之列苟為旦夕自全之計日復一日貽悞  
地方則辜

恩更甚負咎尤深 臣現欽奉

諭旨出關後即當前往省西安頓災民料理運河事宜省  
中一切事件若使不能應手勢難遙制必改<sup>致</sup>顧此失  
彼再四思維惶恐無計不得不據實縷陳下悃仰求  
聖主裁奪指示遵行所有東省事勢窒碍萬難施展情形  
謹縷陳密摺滲誠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臣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附歸籍 外補

陳請歸養

李因篤

陳請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陳請歸養 康熙十八年

翰林院檢討李因篤謹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

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

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

臣某等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逾七十歲多疾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肯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

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

輦路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廻西景以無期

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棒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錡壘之耻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丙

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被於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采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謏誣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教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陟負疾躁進貽譏則於薦臣亦為有覲面目去歲台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難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祇期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三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  
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弥侵深晝夜思臣流涕  
無已雙目昏眊隨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念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臣孺切下忱惟有哀

君父查現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聽其終養  
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養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

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酌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陳情事理字都逾格貼黃難盡統祈  
鑒宥施行

陳請休致康熙四十七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謹

題為滙情籲休事竊臣一介庸材謏劣無似由刑部負  
外郎告假在籍蒙

恩召見

特授浙江布政使隨陞本省巡撫又調用今職偏沅巡撫  
此從來未有之遭逢臣自顧何人膺茲

異數雖竭盡駑駘猶未足報稱萬一而臣賦質愚闇秉性  
拘迂九載以來罪愆實多若非

聖主之寬恩安能苟延於今日此臣所宵旦瞻  
天感泣不能自己者也至本年部議草職誠為允當又蒙  
皇上恩施格外仍留原任

高天厚地未足上擬生成豈敢重瀆

聖明偷安旦夕惟是臣自服官治事俱係隻身辦理若一  
日不能操筆即有一日不能發之文移一日不能舉  
動即有一日不能理之案件今臣年已六十有七精  
力日耗目力日昏且右臂酸疼每發即難於操筆右  
足攣痛每發即艱於舉步如再遷延日久必致貽誤

地方臣思巡撫何官湖南何地若以衰老殘軀糜糜  
廩祿而荒職守臣罪益深臣心滋惧非不知犬馬猶  
思戀

主頂踵不容自愛但臣年已老臣力已衰雖切感  
恩之心愧無報

恩之日是以謹瀝實情瀆陳於

君父之前懇祈

皇上俯念封疆重大矜臣之老鑒臣之心允臣之請准歸  
田里倘不即填溝壑得以草野餘生咏歌於堯天舜

日之下則啣結

鴻恩於罔極矣瀝情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乞補外吏 乾隆三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謝濟世謹

奏為瀝陳下情懇

恩降補外吏事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即

願外轉不願左遷况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

日月之光而終然

龍顏遽碎

鳳闕犬猶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反昧斯義伏念臣繼

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孫倚門閭而望子者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尚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聩開緘捧讀愧惧交并欲歸養則家貧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sup>迎</sup>迓養則廣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別

却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添游子之方寸終<sup>亂</sup>是則矢忠矢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有外轉鄰省庶得<sup>迎</sup>迓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而遷轉又無冒請之例違例干秩端不可開伏乞

勅部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諫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駕馬之力母子聚首內得伸烏烏之私雖公廷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

戈於荒塞臣無任哀懇之至謹

奏



國朝奏疏卷十三

蕭山 朱樞 雲木 編次

典儀

禮樂

請正體統定服色

法若貞

請頒禮制

魏象樞

請編輯禮書

陳紫芝

請頒 先師誕降隆儀

趙中喬

三老五更議

張廷玉





議命將征徂專閫奏凱之儀

裕親王

請嚴鄉舉

張若震

請備特懸鐘磬

莊親王

請嚴濫舉鄉飲僭越服色

李因培

請舉 南巡儀典

兩江總督

議頒 遺詔儀注

禮部

恭加 廟謚

托津

恭上 皇太后徽號

同前

恭上 孝淑皇后尊謚

同前

請定陵名

同前

請易 闕帝原謚

沈廷芳

闕帝助彰棧伐請加 封號

長齡

重赴 恩榮宴

蔣攸銘

重赴鹿鳴宴

韓文綺

重赴鷹揚宴

趙慎畛

附服制

請行通制

陳啓泰

禁奪情留任

甯爾講

停守令丁憂題留

李宗孔

嚴出繼子回籍治喪之例

胡瀛

議旗員武職喪制

禮部

請正體統定服色 順治八年

禮科給事中 臣法若貞謹

題為正體統以尊

朝廷定服色以別等威事 臣近讀

明旨國家首重體統尊卑原有定分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獨是大小諸臣猶有不免橫暴欺凌之害

者往者不敢追論如近奉

聖諭後兵部員外臣卜兆麟被戲子袁守信登門辱罵橫

逆難堪已呈刑部鞭懲訖又有科臣李生芳被惡棍



傳大扯衣落馬假稱旗下人肆行無忌欺凌不已已  
稟本城兵馬司劉元芳責懲訖此固小人無忌憚之  
罪實由等威不辨體統不正所致也歷考往代官民  
各有服色不待辨而尊卑自明體統自正今大小諸  
臣入

朝則有頂帶之分別燕居則與平民之衣冠無異吏胥  
華服過於官長優隸衣飾同於公卿非所以別等威  
也且頂帶披領臣子所以見

君父也今下官叅謁以見上司百官慶往來以作禮服舍

此別無服色亦非所以尊

朝廷也臣愚以為

朝祭之禮宜備一代之法服貴賤之分各有一定之服  
色則等威明而體統正所以尊

朝廷而防僭踰非淺鮮也臣又見

皇上御極初年三品以上大臣許乘肩輿後不知何故又  
行停止以致九卿大僚紛紛墜馬甚有跌傷病卧者  
似宜仍復其舊以優禮大臣整肅觀瞻者也臣辦事  
禮垣敬陳末議仰祈

勅部酌議施行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請頒禮制 康熙十二年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

魏象樞謹

奏為請頒禮制之書以昭

國法以端教化事臣惟教化為

朝廷之先務禮制為教化之大端必

昭代之禮制彙有成書斯

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我

皇上稽古右文制禮作樂綱紀法度次第修明獨有禮制

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為

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卿士大夫頗重名義軍民人等惟守科條如房屋與  
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類各有禮制各  
有禁約凡部臣之題請與言官之條陳或經議會覆  
或經會議事事奉

旨何嘗不曰遵行在案通行曉諭乎然而該部除在內行  
八旗五城外在外不過行之督撫督撫行之布政布  
政行之道府州縣止有告示一張掛於署門遵依一

紙報於上司州縣奉行之事畢矣原非家諭而戶曉  
也未幾而告示損壞卷案殘缺官員遷謫父老凋謝  
三十年中之禁約後生子弟誰能記憶為何事有厭  
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無知而犯法者貴賤尊  
卑之等差動輒混亂淫巧詐偽之行徑日見萌生即  
直省官員之衙署執事猶有僭越而况紳士軍民房  
屋與馬衣服器具之過分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妄  
費尚能家嫻禮制人遵禁約乎此

朝廷之教化雖行於天下而未嘗實行於天下也何也有

文告而無成書故也臣請

初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並故明初年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畧做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之準品官與士庶務辨等威吉禮與凶禮各分門類將屢年題定奉

旨一切禮制禁約集成一書先呈

睿鑒鏤板頒行並許坊間重刻廣布俾通邑大都無不見聞窮鄉下里共知遵守凡有故違者治以法數年之

間道德一而風俗同文告之繁條議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之謂也方今纂修會典屢奉

嚴綸則煌煌禮制不先著之為集何以會之為典乎禮臣典禮而外教化為重我

皇上宵旰圖治之至意亟當仰體之矣



備者政和五禮明之最備者集禮其書皆流傳至今  
條目卷帙鑿鑿可據者也我

朝今日海宇蕩平車書萬里正當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之盛世而恭值

皇上千古制作之聖君伏讀數番

上諭祀事必極誠敬朝儀必期整肅民用必歸節儉天下  
萬世咸仰我

皇上之神明齋戒恭己正人事事以典禮為念矣至所行

郊

廟

宮

朝之儀制八旗滿漢人等服用之式與婚喪之禮固本  
宗家法節經酌定見八會典而特未有專輯之禮書且我  
朝開局修纂無書不備獨此典禮大節尚少一書傳之  
萬世似為闕事雖會典總括六部為

本朝法度之書而未可為禮書如明時亦有會典唐宋  
有六典會要而禮書皆在其外再即今日吏部有品  
級考戶部有賦役全書兵部有中樞政考刑部有大



天

清律皆在會典之外合而觀之有會典又不可無禮  
 書也明矣查康熙二十三年間部覆原任刑部尚書  
 魏象樞疏俟會典成後擇禮制之闕官民者另編簡  
 明一書頒刻民間在案此只就曉諭民間而言也若  
 為萬世垂示終須彙其通輯方號全書况就會典所  
 載止見行禮制大綱固已畢舉細目未必悉張非專  
 輯而詳定之何能一一無遺耶如前五月二十日

皇上躬親求兩萬姓歡呼固已常祀而外為民祈

之曠典諸臣未深明雩禮以致清道陪祀舉措多愆則他

禮之或闕可類而推矣查唐宋明禮書大同小異皆  
 分吉凶軍賓嘉五禮名色而益以冠服儀仗鹵簿樂  
 歌等項合無請於今八月間會典告成進呈

御覽之後特選老成宿學熟於典故者專修

皇清典禮仍倣歷朝體式分項成編以會典已定者為  
 主有未定者增之其已定而尚未詳明者稍加修飾  
 之至民間則倣明書叅用文公家禮之意撮其大綱  
 畧為釐定務使貴賤咸守小大皆由既以制禮作樂  
 示一代之典章亦以止僭防侈正四方之風化將

本朝制度上與周禮儀禮並垂不朽而非區區漢唐宋  
明諸書可同日而語矣

請頒先師誕降隆儀 康熙四十一年

浙江巡撫 臣趙申喬謹

題為仰體

聖主崇儒至意請頒先師誕降儀以光祀典事竊惟

覆載者天地終古如斯生成者聖人萬世不敝然而  
天地之生莫考祇對越於圜丘方澤之間聖人之生  
有期宜推廣於秋藻春芹之外布昭大典必自

皇朝恭維我

皇上

道隆往聖

治越前王宗洙泗之微傳致中和而位育闡經書之奧旨  
敷教化於臣民誠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故  
內而國學外而郡邑俱奉

旨建立文廟

命有司朔望行香春秋致祭又特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頒行天下懸之學宮是我

皇上崇禮孔子之盛典固茂以加而孔子之為萬世師表  
永立人極者亦不待臣之煩稱侈述也惟是臣一介

監儒荷蒙

皇上不次隆恩

簡命撫浙壬午鄉試忝任監臨目睹多士濟濟文風丕振  
感斯文之未墜念聖學之淵源伏查闕里祀典於每  
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生之辰曲阜縣官祭享洙  
泗書院而直省郡邑學宮不聞各官詣廟士子展拜  
緣未逢有定例以致典禮闕焉臣前任藩司時曾援  
始江南之例具詳督撫通飭闔省儒學曉諭士民於  
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各詣文廟虔誠拜禮

運行在案但修舉止於江浙而通行未及各省且未經題請奉有

命旨猶恐僅行於一時不克永垂之久遠臣愚以為春秋俎豆已邀祀典之長馨而誕降祝釐更望隆儀之兼及仰祈

敕下該部通行直隸各省於每歲孔子誕辰各官先期齋戒二日不理刑名至期親詣文廟率領文武諸生行香拜賀永定為例俾薄海内外咸知

聖朝尊崇孔子典禮有加無已行見文治益隆人才蔚起

共佐理於昇平鞏

皇圖於億萬矣謹

題

三老五更議 乾隆二年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  
翰林院掌院事 臣張廷玉為遵

旨議奏事 臣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  
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  
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皇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  
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為竄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  
是其禮為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且妄臆議以為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

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且下但

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酌冕而總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酌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且下誰復敢受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難矣况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

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  
以當之竊思致仕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任之恐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慚惶而不敢應此事之難  
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魏以王祥  
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時  
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  
副其名而無愧乎園橋觀聽漢明帝明時極盛然先  
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  
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

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  
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難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  
篇然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  
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何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  
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  
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  
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  
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  
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宗至今已

千餘載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宗皇帝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

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勅下廷議臣謹陳管見伏惟

聖鑒

定命將徂征專閭奏凱之儀 乾隆十四年

議政大臣和碩裕親王 臣 某等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該臣等議得出師以律治軍以禮自古卜將專  
征建壇拜節聿崇厥典式固迥猷是以發中則有類  
禡祀肅臨軒設祖之文奏凱則有飲至策勳分圭錫  
幣之典至于車旂服飾處左尚右靡不辨厥等威著  
為儀則我

朝



聖

聖相承百有餘載文德覃敷武功丕著凡發軍奏凱諸禮雖冊籍既見大凡而節目未臻全備臣等考究往昔史書叅採現行事例并臣傅恒原奏區別列四款曰命將曰徂征曰專閫曰奏凱又于四款中條分縷晰

自授

聖覽

命將第一

一曰授

勅之儀古者牙璋以起軍銅符以遣將唐始給勅發兵見于百官志所以明統制昭信守一事權也按八旗志

崇德間

賜大將軍勅印于演武場順治十五年康熙十三年

授大將軍勅印于

太和殿乾隆十三年

授經畧勅印于

太和殿 今擬定凡授經畧

勅印鹵簿大駕全設王以下文武各官俱朝服齊集如常儀內閣大臣設所頒

勅印于

太和殿外東旁黃案上鴻臚寺官引經畧及隨征各官至

太和殿升陞上排立禮部堂官奏請

御殿樂作

陞座鴻臚寺官引經畧及隨征等官排班贊跪經畧及隨征各官皆跪大學士捧所設黃案上

勅印授經畧經略跪受轉授叅贊大臣亦跪接鴻臚寺官引經畧及隨征大臣官員行三跪九叩禮畢捧勅印官由中門出經畧隨行

一日祓社之儀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于上帝大祝宜乎社造乎禰漢祠黃帝祭蚩尤而鼙鼓蓋軍行祓社禮在則然考會典崇德間將軍出征

躬祭

堂子列燹行禮康熙十三年

命將詣

堂 子 上 香 雍 正 九 年 撫 遠 大 將 軍 臨 行  
遣 代 告 祭 于

奉 先 殿 又 祭 蠶 於 德 勝 門 乾 隆 十 三 年 經 略 臨 行 前 期 日  
告 祭

奉 先 殿

上 詣

堂 子 列 蠶 行 禮 今 擬 定 凡 經 畧 起 行 屆 期 告 祭

奉 先 殿 應 否

皇 帝 親 行 或 遣 代 由 禮 部 請

旨

皇 帝 祭

堂 子 鹵 簿 大 駕 向

堂 子 排 設 兵 部 設 八 旗 大 蠶 八 桿 於

堂 子 內 門 外 南 牆 下 屆 期 禮 部 堂 官 奏 請

駕 詣

堂 子 經 畧 及 諸 王 貝 勒 并 隨 征 大 臣 官 員 俱 隨 行 將 至 吹 螺

皇 帝 進

堂 子 上 香 畢 禮 部 堂 官 恭 導 就 位 行 禮 經 畧 等 俱 依 次 排 立

止吹鳴贊官恭奏

皇帝行禮經略等皆隨行禮畢吹螺

皇帝於兵部排設肅前行禮經略等皆隨行禮畢禮部堂官請

駕出樂作禮成

一日祖道之儀古者天子命將親為推轂唐裴度我伐淮西上御通化門勞之張仁願領朔方軍帝為賦詩祖道典至渥也考八旂志崇德間

駕送大將軍行里許由懷遠門還宮康熙十二年

駕出西長安門送大將軍行是年七月

命將出征派內大臣出西長安門往送二十九年

駕出東直門視將軍起行乾隆十三年

駕臨東長安門送經略大學士行今擬定凡經略起行或

遣官代送或

皇帝躬送由禮部請

旨如奉

旨躬送設

黃幄于長安門外

或東或西亦由禮部臨期請旨

國簿大駕于

天安門外橋前向內排立

皇帝于祭纛畢樂作

駕行經略及隨征大臣等俱上馬隨行至

黃幄

皇帝御座賜酒親餞經略跪飲畢俱佩弓矢上馬起行

駕還樂作其奉

旨派往前送之文武大臣等俱同行至列兵處所禮部設

帳幄光祿寺設茶備宴禮兵二部堂官遞茶飲畢鴻

臚寺官前導望

闕行謝

恩禮畢起行

徂征第二

一曰整旅之儀古者師行則設佐軍參議右通考載  
後漢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從事郎中令史令御掾屬  
官騎之屬百人蓋設監立佐執爨前驅示有容也按

雍正九年

命大將軍行設參贊大臣以內閣學士隨印又派中書翰

林院筆帖式等官又例內大將軍行帶纛幟令箭前往兵部派司員一人為總尉及筆帖式領帶他庫爾修等隨往乾隆十三年

命經畧西征設叅贊大臣并隨帶侍衛記室等官令擬定凡隨征叅贊大臣奉

旨欽派外隨

勅印官內閣學士一人中書翰林院筆帖式各二人記室官員四人戶部兵部總尉各一人刑部辦事司官一人如蒙古地方派理藩院官一人隨身侍衛應否

派往候

旨欽定儀導則

欽賞軍器為頭隊

如甲冑斧鉞弓矢

次列令箭十二枝次列

勅印護

勅印官隨行經畧騎後擁以大纛叅贊大臣及戶兵二部總尉刑部官記室官中書侍衛等俱隨纛行又次十二標旂最後為大隊軍旅按領侍衛內大臣統兵或帶八旗大纛或帶吉爾丹纛兵部臨期請

旨

一曰守土之官相見之儀漢中郎將建節略定巴蜀  
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前驅凡以尊王令重國威  
也矧細略大臣總統中權宣威邊徼其途次謁見各  
官宜各有儀 今擬定經略所過地方守土官如將  
軍督撫易蟒袍補服出郭三十里迎候經略下馬將  
軍督撫送前跪請

聖安文官自司道以下俱蟒袍補服武官自總兵以下俱  
披執率弁兵列陣跪隨道迎接提督副都統屈一膝  
問安經略陞官廳正坐將軍督撫旁坐文官司道以下

武官提督副都統以下行庭參禮將軍總督辭出經  
略送至所坐廳下巡撫辭出經略起立不送經略起  
行將軍督撫以下各官于三里外候送如前儀文移  
則經略與將軍督撫用照會與提督副都統用劄與  
總兵以下皆用牌將軍督撫與經略用咨呈提督副  
都統以下與經略用申呈

### 專閫第三

一日封章拜詔之儀漢尚書郎馮彪每奏事必伏省  
闈待報重入告也齊桓下拜受命凜天威於咫尺肅

王命也矧屬在戎行凡奉

命指授機宜及封章奏報尤宜敬謹 今擬定封奏營門  
鼓吹并炮在營官弁兵丁等俱兩旁排班肅立記室  
官恭捧奏匣安置帳中所設案上經略行三跪九叩  
禮畢兵部總尉恭捧奏匣由中道出授臺站官齎馳  
若

詔書至營手營官弁兵丁排班肅立營門鼓吹并炮如前  
儀經略先期出營恭候兵部總尉接授黃篋恭捧由  
道進安置帳中所設案上經略三跪九叩禮受篋啟

閱如遇

欽差大臣到營經略率在營大臣等離營三里外迎候跪  
請

聖安章京等官導引在前大臣官員隨行在後經略與  
欽差大臣並馬進營鼓吹并炮官兵排列祇候入幕

欽差大臣宣

旨畢經畧正坐

欽差大臣按品級坐

欽差大臣回京時經略率所屬離營躬送跪請



聖安如前儀

一日升帳接屬之儀古者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  
宋史兵志曰八軍六軍皆有將其居中之大將譬諸  
心也諸將四體也運諸心智而後以身使臂以臂使  
指按雍正八年禮部奏准外省督撫與所屬相見儀  
注並無將帥及各屬相見之儀 今擬定凡軍營設  
大幕帷經略近侍官員併辦理軍機有職掌者准令  
出入餘官俱令幕外祇候擅入者禁議事時經略正  
坐叅贊大臣及一品大臣兩翼旁坐待茶則起一膝

坐飲有問則起立致辭畢仍復位坐叅贊出入經畧  
起立不迎送其隊伍大臣并提鎮等官稟事先由傳  
宣官轉達令人則傳宣官引進經略正坐隊伍大臣  
皆屈一膝稟事即出如經略令坐則携墊褥向上僉  
坐每月吉及逢五逢十常叅之期叅贊大臣及應行  
入幕官員各携墊褥入幕內按品級列坐待茶大臣  
接茶屈一膝行禮飲畢經略入內衆官乃出凡叅贊  
大臣一品大臣入見俱於營門內下馬其隊伍大臣  
等官俱在營門外下馬由角門出入如經略之下設

有將軍者與經略相見照參贊大臣一品大臣儀注  
行若外藩部落謁見幕外預備官員俱進幕內排立  
該值營官弁兵丁俱各按汛整齊排立軍門鼓吹并  
炮經略陞座外藩人前跪稟詞畢出各官弁兵丁皆  
退

一日簡閱之儀古者兵法執禁以齊衆整軍而經武  
周禮建太常比軍衆諸後至者唐裴度行營大將李  
愬具橐鞬拜迎道左蓋定分明期軍紀肅也 今擬  
定凡簡閱營伍經略起行軍門鼓吹并砲守營各大

臣及官兵離營一里許候送頭隊齊

勅印前行十二標旂隨後周巡各大臣提鎮等官屯營處  
所每至 營時官兵皆離營一里外整隊列陣迎候  
隊伍大臣俱屈一膝問安經略閱過大臣等率所屬  
官兵隨行離本營汛乃止若經略命回營即返或經  
略遠出逾日乃返道經各營如前儀經略回本營軍  
門鼓吹并炮守營大臣官員兵丁俱離營一里外迎  
候大臣等肅立問好餘門官俱屈一膝問安

奏凱第四

一曰獻俘之儀古者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于是乎有京觀詩曰在津獻馘所以振天聲告成  
事也今按謹按會典內開雍正二年

命將討平青海解送俘囚至京欽天監擇吉獻俘于

### 太廟

社稷壇至期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以白練繫頸由長安

右門入進

天安西門至

### 太廟

廟門外向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俘向北跪告祭大臣進

### 太廟

廟陪祀文武官員先集行禮禮畢兵部率解俘官兵押俘

至于

社稷街門外向北跪其餘如前儀兵部率解俘官兵押

俘出于獻俘次日行受俘禮設黃幄

御座于

午門樓楹簷正中儀仗全設至期諸王以下文武各

官俱朝服齊集按班排立鴻臚寺官報班齊禮部堂

官詣

乾清門奏

聞

上具補服龍袍乘輿出宮

午門鳴鐘大樂金鼓全作

上由東道上至

午門樓前極降輿陞黃幄

寶座樂止鑾儀衛官贊鳴鞭鳴鞭三鴻臚寺官贊解俘將

校排班贊進贊跪興作樂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贊

退鴻臚寺官贊受俘兵部率解俘將校押俘向上跪

兵部堂官趨至

午門前奏所獲叛逆俘囚謹獻

闕下刑部堂官趨至

御道之旁恭立承

旨大臣候

旨宣

制日所獻俘交刑部鴻臚寺官接宣刑部堂官跪領

旨兵部司官引俘交刑部司官押出鴻臚寺官贊排班諸

王貝勒貝子文武大臣有頂帶官員至行禮處排立

贊跪叩興樂作王以下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禮興

樂止鑾儀衛官贊鳴鞭鳴鞭三

駕輿大樂金鼓全作

上乘輿遠宮等語 請嗣後遇有獻俘受俘應行典禮照會典所載遵行

一曰受降之儀舜征有苗舞干而格文武代崇因壘而降傳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又曰服而舍之築降城書順字恩用三驅仁之至也康熙三十六年滅噶爾丹有阿刺卜灘等部衆乞降

諭以德意併加獎賞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番首乞命投

誠築壇納款經畧奉

詔受降宣諭

聖德大書露布馳報京師 今擬定凡克捷受降軍營飛章入告并大書露布傳示中外築受降壇于大營之右南向壇以南百步許樹大旗書奉

詔納降四字至兵部總尉伴引立旂下贊禮官請經畧出營鼓吹升砲恭贊大臣及各官皆隨行兵部總尉令降者於受降旗旁北向跪匍伏候經畧登壇鼓吹升砲恭贊大臣及一品大臣分翼斜坐隊伍將領等官

分兩旁肅立其餘官校兵丁分班排立兵部總尉引  
降者膝行抵壇前匍伏經畧宣諭

德意訖酌加賞賚軍門鼓吹降者泥首伏謝仍膝行而退  
一曰告成之儀周禮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  
樂獻于社又曰土師大獻則合奏凱樂鄭注云大獻  
獻捷于祖也漢封狼居胥銘燕然唐勒平淮西碑皆  
所以宣揚功德垂示於無窮按康熙三十六年滅噶  
爾丹行祭告禮羣臣請上

尊號勒銘於察罕七羅等處建碑大學雍正二年平定青

海學告成禮

親謁

寢并

御製碑文勒石太學 今擬定凡奏凱告成致祭于

陵 天 地 太 奉

廟

先殿

社稷

陵寢

皇帝或躬親行禮或遣官恭代由禮部請

旨釋奠于

先師孔子勒碑于太學或

御製碑文或遣翰林院官模擬由內閣請

旨羣臣恭進

賀表并請開館分派儒臣編纂方略全書以垂奕禩

一日勞師之儀古者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傳曰師有

功國人喜以逆郭子儀班師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

灞上勅百僚班迎于長樂駙宴享稠渥所以嘉丕績  
獎殊勲也按順治十三年題凡凱旋將軍等威盛服

候

陛殿

賜宴康熙元年議定凡大兵凱旋

皇帝陛殿筵宴雍正二年青海告捷

陛殿受賀乾隆十四年大兵凱旋

上陛殿經略并叅贊大臣等謝恭繳

勅印擇日

錫宴于瀛臺經略及隨征大臣官弁兵丁等皆入宴賞賚  
優渥 今擬定凡師旋將入城  
遣廷臣出郭迎勞經略還

朝謝

恩

皇帝陞殿鹵簿大駕全設樂作諸王以下文武各官俱朝  
服分翼排立如常儀鴻臚寺官引經略及凱旋大臣  
官員俱朝服于

丹陛上恭繳

勅印行三跪九叩禮畢樂止

皇帝還宮衆官皆退翼日光祿寺設宴其設宴處所見期

由禮部請

旨筵宴時經略及凱旋大臣官員將士俱入宴王公滿漢  
大臣陪宴禮畢經略及隨征大臣以衣爵賞并官弁  
等所立勲兵部考核議叙各有差等以上經畧儀注  
十二則如專遣大將軍領兵者儀注照此例行如經  
畧與大將軍並設則平行分左右臣等參酌古今編  
次如右是否有當伏候



睿裁如蒙

俞允再請

勅交會典館纂入軍禮可也為此謹奏

請嚴鄉舉 乾隆十八年

西安布政使臣張若震謹

奏為請嚴鄉飲報部之例以杜冒濫以重

大典事竊查鄉飲一事禮載聖人制之以道鄉人是以

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所以明尊長

所以明養老俾民知尊長養老之義而孝弟之行立

典綦重也

聖朝飭令直省舉行務擇齒德兼優者當之載在令甲而

各省奉行不一有一歲正月十月舉行二次者有祇

於十月中舉行一次者有舉大賓介賓者賓各一人者有舉大賓一人僕賓二三人者相沿日久或亦慎重將事或且視為具文或以無人堪舉頻年闕略或由州縣官舉報督撫批示奉行或止報藩司而不及督撫章程既有參差典禮亦未畫一行之未能慎重所舉難期志當甚至既與鄉飲之後間有過犯漫無稽核似於

大典未協臣愚以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一州一縣之中竟無年高德邵之士堪示儀型是闕略固所不可而冒濫尤所當嚴應請

勅下部議嗣後鄉飲酒禮各省畫一每歲十月中舉行一次務令州縣官確加遴訪於紳士中舉一人為大賓耆庶中舉一人為介賓一人為耆賓均擇齒德兼優鄉黨推重之人詳報府司督撫核實推准遵照禮文所載鄭重舉行一面將姓名籍貫報部存案既與鄉飲之後倘有行止不堪犯案到官詳報咨部斥革仍將原舉州縣議處如此則不至所舉非人而克副大典者自必共以為榮即身膺舉報之責者亦不敢漫

乎從事庶閭咸知觀感似於人心風俗不無裨益  
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

請備特懸鐘磬 乾隆二十六年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請備特懸鐘磬以崇樂制以紀

豐功事竊惟禮樂際熙洽而益隆制作合治功而大備臣  
等伏查金石為八音之紀綱故笙鏞擊拊著美虞廷  
雅頌所傳三禮所載簋業之制班班可考孟子論集  
大成之樂亦曰金聲玉振朱子註云八音未作先擊  
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所謂  
始終條理者也自漢以來隋唐宋遼金元各史樂志

俱載有鑄鐘特磬惟明代樂懸未興嘉靖時太常寺卿張鶚建言請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因黃鐘律度未得遂不果造洪惟

聖 祖仁皇帝天縱神聖考定黃鐘十二律呂真度

製律呂正義折中精當八音俱經釐定惟鑄鐘特磬詳其說而未備其器若以時將有待而貽俟同揆也仰惟皇上德協勳華功崇繼述

欽定律度聲歌均歸盡善茲者承

兩 朝未竟之緒建亘古未有之勳漢庭月竈二萬餘里並入

版圖咸奉正朔誠千載一時之盛軌也適當西師奏

凱西古鐘應時而出廷臣疎於考訂未詳所用

皇上聖明指示定為鑄鐘並申鑄鐘編鐘之辨正註疏之

異同闡鐘律之精義

大文閱論啓豁愚蒙復

命臣等遵按

聖 祖仁皇帝欽定黃鐘真度上下損益鑄為鑄鐘十二

御製銘詞昭示無極臣等幸際

景鑠實深忭舞竊以條理宜備始終金聲必兼玉振方今

和闐奉賁材叶鳴球洵當與泗濱所差聲同資夏擊應  
請仿周禮磬氏白博收鼓之法製造特磬十二簾與  
鐃鐘俱為特懸以備中和之盛其樂懸位次奏樂儀  
節臣等詳考古制鐃鐘在東居編鐘之左特磬在西  
居編磬之右此後每遇

慶賀

朝會大典設應用本律之鐃鐘特磬各一凡樂作起祝  
後鐃鐘一鳴編鐘繼之樂闋擊特磬一乃奏故其

壇

廟

大祀並依應用之律各製鐃鐘特磬一簾以昭美備如此  
則古今胥協韶濩同和矣

請嚴濫舉鄉飲僭越服色 乾隆二十七年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 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嚴鄉飲之濫舉並明定服色以杜僭越事竊照鄉飲酒禮乃古者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遺典至重也查律令及學政全書所載序長幼論賢良別奸頑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別其有違條犯法者不許干與良善之席法至嚴也乃各省繁劇地方視為不急之務數十年間並不舉行而一二偏僻小縣每歲兩舉每舉

數其大賓一席或以無人而缺至於贊賓衆賓之屬  
或係生監或係耆民所開事實多係依樣葫蘆地方  
不復討察稟即轉詳其中年老淳謹者固多而曾經  
犯案或健訟久著或素行鄙畜家資溫飽者亦得廁  
身其列迨既與飲賓筵之後即有告發而原舉之地  
方官往往回護苟避叅處不復執法此等案牘時時  
有之其弊由生員教官徇情濫舉亦由該地方有司  
任人蒙蔽故也至於賓筵服色在生員自有本分頂  
戴在耆民亦應各守常分乃臣所列之處見有金頂

補服年老之人詢之則皆歷年飲賓所服皆八九品  
之服色細加採訪各處皆同不獨尋常服用即鄉飲  
之日已然臣僭以為僭矣夫儀禮所載明日賓鄉服  
以拜賜鄭康成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  
也其賓而朝服者儀禮之鄉飲酒乃鄉大夫三年大  
比獻賢能而禮賓之即今賓興之意所謂賓乃士也  
士貢於朝將以官之故得同服朝服今鄉飲乃正齒  
位之禮賓既屬民不得僭越明矣臣思事屬古禮固  
不可廢然舉之不嫌慎重而昭物用別等威亦宜明

定章程示不可越應請嗣後鄉飲各賓仍由仁生員具呈該州縣印官先於現存案內查其從前有無犯案傳到該族鄰詢明平素有無過舉及內行不修當堂取結其不堪者即行批銷果無不合然後牒學開造事寔照例通詳倘不得其人寧缺勿濫其從前舉過飲賓內如有過犯原係學官查出據實詳報者從寬免其叅處惟後任官查出前任所濫舉仍照例叅處濫舉之生員仍照律治罪至飲賓分別生監耆民應用何等服色之處仰懇

皇上勅部定議明立章程通行遵照庶典禮明而章服有等於風化不無少裨矣



請舉南巡儀典乾隆四十三年

兩江總督臣某跪

奏為東南望

幸維殷河海成功有賴滙陳輿悃仰叩

綸音事竊維地臨吳越分星稍遠

克封跡阻江淮行水頻煩

禹畫溯昔

聖

祖翠華六度徧咨謀而共予安恬蒙我

皇上法駕頻臨勤宵旰而普均樂利元辰元日隨春雨以

流膏先甲先庚應條風而布閭凡茲泱泱淪肌之感

洵由

重熙累洽之深白首憶被澤而沐膏蒼黎思瞻雲以就  
日顧自旃蒙作噩之歲載舉

四巡迄今著雍閭茂之年已逾一紀

天顏有喜記留

鑾曾許重來赤子無知惟迎

輦得舒衆戴芹獻倍殷於蔀屋葵傾競向於

楓宸况下河之沮洳成腴度清口而循水誌近岍之漲沙

如阜閱鹽倉而底紫工濁流免倒漑之虞湍水息頂  
冲之患藉迴瀾之成奠重望懷柔殷善後之良模亟  
邀

臨蒞敬惟乾隆四十五年之歲恭逢

聖主七旬萬壽之期蒼吳區之塗舞衢謠羣頌箕疇之五  
合浙水之鄆迎闈接並呼萬祝之三綺陌含韶遠符  
行慶香筵郁米宜介恒春伏願

俯順輿情即頌

溫諭五巡之儀典慰萬姓之瞻依惟冀

恩俞曷勝顯望

卷一百一十五

議頒 遺詔儀注 嘉慶二十五年

禮部尚書臣某等跪

奏為奏

聞事恭照

大

行皇帝遺詔於八月初七日恭賚到京所有宣讀行禮儀

節於初八日敬謹舉行臣等另行會奏外應照定例

由臣部恭鑄謄黃頒發各部院八旗衙門暨順天府

等處

盛京所屬各衙門及新疆等處並各省城守尉等衙門俱

交與兵部轉發其各直省督撫等衙門照例辦理派員賞送

詔

書至日直省文武各官率紳士耆老摘纓素服出郊跪迎至公署安設行三跪九叩頭禮跪聽宣讀畢立行舉哀復行三跪九叩頭禮文武官均成服二十七日三日內率紳士人等朝夕舉哀命婦等亦穿素服二十七日直省官百日內不嫁娶期年內不作樂直省軍民人等素服二十七日一月內不嫁娶百日內不作樂官員軍民人等以

宮中大事之日始均百日內不雜髮督撫提鎮等官進香之處俱行停止

遣使頒

遺

詔於朝鮮國王率羣臣素服恭迎止鼓樂使臣就館不受宴饗頒發外藩蒙古諸部遣理藩院官賫往與頒發朝鮮國

遺

詔儀同其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各國交與該督撫轉發為此謹具疏

奏

聞

恭加廟謚嘉慶二十五年

大學士臣托津等跪

奏為遵

旨詳查典禮恭

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惟禮先報本尊崇當溯所由義在制宜仁孝不過

乎乎則雍正十三年



皇 祖高宗純皇帝德備聖神

兼創守允宜恭和

鴻 號追頌詔謀又敬念

孝 敬憲皇后

孝 聖憲皇后尊諡尚祇十四字宜更加尊崇

孝 賢純皇后作配

皇 祖徽音久著

孝 儀純皇后誕育

皇 考慈聖聿彰并宜恭議增崇顯揚

懿 美該衙門詳稽典禮敬擬奏聞欽此仰

見我

皇上紹聞稽古崇徽遠溯夫

詔 謀

維序求帝章上治加隆於報本闡

前 型而薦號遵

成 憲以宣光欽惟

高 宗純皇帝

鼎 祚延洪

乾符行健

聖作明述續承並肇造之規

峻德

巍功繼照啟重華之運溯

顯謨于六十載莫罄尊崇隆

景既于億萬年益臻昌熾臣等敬查嘉慶四年恭加

高宗純皇帝尊謚曰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

純皇帝今請于奮武字下恭加欽明二字敬上

尊謚曰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

聖

純皇帝臣等又敬惟帝廷熙載并傳為泐之型京室嗣徽肇

啟睢麟之化式彰懿德聿若隆稱欽惟

孝敬憲皇后

孝聖憲皇后

履順延祺

坤貞協吉雖宮佐治襄雅化於珠囊肅



廟升歌祀

慈型于玉冊且等謹查嘉慶四年恭加上

孝敬憲皇后尊諡曰

敬恭和懿順昭惠莊肅佐天翊聖憲皇后敬謹擬於莊肅

字下恭加安康二字敬上

尊諡曰

孝敬恭和懿順昭惠莊肅安康佐天翊聖憲皇后謹查嘉慶

四年恭加上

孝聖憲皇后尊諡曰

少蓬漢山會

孝聖慈宣康惠敦和誠徽敬天光聖憲皇后今謹擬于誠徽

字下恭加仁穆二字敬上

尊諡曰

孝聖慈宣康惠敦和誠徽仁穆敬天光聖憲皇后欽惟

孝賢純皇后

思齊式範

順德含章綜內治以宣勤光依

紫極頌

母儀而篤祐禮肅

八十四卷之四

彤 闈欽惟

孝 儀純皇后化協承乾

祥 徵啟聖麟書紀瑞迺祉福于

官

燕 翼重庥贊昌圖于寶錄臣等謹查嘉慶四年恭上

孝 賢純皇后尊謚曰

孝 賢誠正敦穆仁惠輔天昌聖純皇后今謹擬於仁惠字下

恭加徽恭二字敬上

尊 謚曰

大清高宗純皇帝

孝 賢誠正敦穆仁惠徽恭輔天昌聖純皇后謹查嘉慶四年

恭上

孝 儀純皇后尊謚曰

孝 儀恭順康裕慈仁翼天毓聖純皇后今謹擬于慈仁字下

恭加端恪二字敬上

尊 謚曰

孝 儀恭順康裕慈仁端恪翼天毓聖純皇后伏候

欽定候

命下之日一切應行典禮事宜交與各該衙門謹照辦理

大清高宗純皇帝

所有臣等遵

旨詳查典禮緣由理合恭

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

訓示謹

奏

恭上 皇太后徽號 嘉慶二十五年

大學士臣 托津等跪

奏為遵

旨查例具

奏仰祈

聖鑒事 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朕贊承大統

后應尊為

皇 太后所有應行典禮該衙門敬謹查例具奏欽此 臣等竊

皇 豫 禮 乾 恩 宸

惟鴻泗垂聖肇中天之景運睢麟起化嗣京室之徽  
音隆儀首重夫尊親顯號聿彰夫懿美欽惟

太后坤貞協吉

順延祺

式椒闈輔

行而播治

敷蘭掖依

極以凝禧

皇上光昭紹丕圖虔稽憲典

貞 憐 雅 恭 寬 慈 紫

恒介祉合四海以騰歡

載同符萃萬方而致養

肅聿昭夫內治

乃壽基

和咸載于中宮

為福本輝凝

極欣化日之長延慶溢黃輿荷祥雲之普蔭嘉稱允協令

譽常昭

帝孝用申祝

壽祺之多益

儀式煥瞻蕃祉之懋臻臣等欽遵

諭旨敬考彝章恭上

太后徽號曰

慈皇太后鴻號流光於玉冊鳳章播美于瑤樞事極顯揚

澤深宇宙臣等恭候

命下一切應行典禮交與該衙門敬謹辦理為此繕摺奏

聞謹

奏

恭上 孝淑皇后尊謚 嘉慶二十五年

大學士臣 托津等跪

奏為遵

旨詳查典禮恭

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二日奉

上諭朕惟生成德婉煇載所以同符健順功齊尊親於焉  
並並重禮莫大於崇孝典宜備夫易名欽惟

聖母孝淑皇后作配

考誕育朕躬孝德久著于宮闈徽音永貽于壺掖虔思願復復仰慕

恩慈茲恭上

考大行皇帝尊謚宜并追崇恭上

尊謚用展孝思以光懿典該衙門詳察典禮具奏欽此臣等

竊惟商美有城溯方將於大禘周歌大如為保右於

徽音蓋馨香所以盡崇祀之隆懿美所以昭令名之

實詳稽古籍爰有同文宜奉庶稱用垂奕世欽惟

孝淑皇后

天立極

地含章

闈彰恪慎之儀彤史表安貞之度始媿

齊于京室遂端

位于中宮葛覃先切夫求衣螽羽獨深夫思下翊

昇平之盛業內治惟昭臻

熙洽之昌辰

母儀允式覃敷

慈 福 幸 微 炳 月 之 輝  
佑 啟

聖明早協流虹之瑞鞠育誦周於保傅訓行必本於詩書  
朔當甲館之年爰及辰宮之日

恩 勤 罔 極 欽 毓 德 于

淵 冲

架 度 懋 彰 景 發 祥 於

濟 哲 在 昔

垂 衣 椒 殿 實 荷

生 成 於 今

璧 橋 山 尤 殷 慕 總 開

龍 飛 之 景 運 流

澤 以 方 長 承

燕 翼 之 貽 謀 擬 徽 稱 而 莫 罄 臣 等 欽 遵

諭 旨 敬 考 彝 章 謹 擬 恭 上

孝 淑 皇 后

尊 諡 曰

孝 淑 端 和 仁 莊 慈 懿 光 天 祐 聖 睿 皇 后 伏 候

命下之日一切應行典禮文與該衙門敬謹辦理為此

奏

聞謹

奏

請定陵名 嘉慶二十五年

大學士臣托津等跪

奏為請

旨事竊惟佳城肇建宅兆永安壽藏爰營祥祺允卜隆嘉  
名於吉壤洵帝者之上儀安靈爽于神區為天下之  
大孝詳稽史冊志合彝章欽惟

宗睿皇帝

符乾健

澤 德 仁

普坤維八埏昭



駿烈之光九土樂

洪之福

燕翼而承堂構

鼎祚是基仰

髯而展

山旅楹宜肅我

皇上孝思眈摯典禮周詳虔惟

駕之奉移預

命親臣而董理衛畿輔而葱蔥鬱鬱

詔 龐

龍 橋

靈

鴻 陵

峪號太平辨昭穆而繼繼繩繩

殿隆大饗松楸乍撫不勝木本之悲璘象既陳宜啟

名之責益彰誠敬用啟安靈臣等敬謹酌擬

名六字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一字為此恭

摺

奏請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請易 關帝原謚 乾隆二十五年

山東按察使臣沈廷芳跪

奏為請易

關帝原謚以崇忠義以光典冊事竊惟王者有易名之  
典特斟酌以為施聖人為立極之人必推崇其所絕  
遐考周家兩聖穆不言武昭不言文更聞唐臣有言  
多不為褒少不為貶要以折衷至當名寔庶幾相符  
定於不移古今因而可守我

國家敦崇風義扶獎人倫宣勞績於當官並未徽稱之

賜表名賢於往代更煩顯號之加既以教孝而作忠實作  
信今而傳後教惟

關帝烈著漢朝浩氣凌霄編九州而威震丹忱貫日冠  
三國以名高當後主繼統之年始加追謚洎歷代褒  
封之日未改舊章或王或侯雖疊贈而顯榮未至曰  
壯曰繆即兩字而疑謫良多益為功德之不符即屬  
典章之有關伏查元時之天厯首載惟有顯靈威勇  
之稱迨至

國家之順治九年始加忠義神武之號然而名稱雖盛

謚法未更尚留史傳之遺文詎協人心之公議欽惟  
我

皇上道邁百王心儀往聖彰報功之典羣瞻赫奕於河東  
崇追遠之文且亞尊隆于闕里前因學臣之有請  
允避帝諱而勿書虔恭視昔有加典禮於今為盛茲當武  
成大告之後式覩神威默相之靈宜錫懿稱用熙美  
報伏乞

綸音之遠播彌見

皇朝風教之隆叶鏡吹以偕宣實為奕世臣民之勸且夙

幕忠誠至形夢寐故請易謚伏乞

聖裁

關帝助彰捷伐請加封號道光八年

揚威將軍臣長齡跪

奏為神明護

國迭著英靈恭摺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

朝定鼎以來

關帝顯昭靈佑

聖歷加徽號中外敬畏口外各台站均立廟宇去歲張逆  
犯順總管額爾古倫等甫自喀什噶爾撤回七月二

列

十七日即有逆匪數千人擾近阿克蘇僅隔巴渾什河勢將搶渡辦事大臣長清派令額爾古倫帶兵迎剿因馬匹器械不齊經阿奇木伊薩克湊給馬匹鳥鎗刀械等物共官兵五百人過河數里即遇賊匪馬隊直前冲突當時陞起大風塵土飛揚官兵順風前進大獲勝仗訊據活賊供稱遙見風中紅光冲天兵馬高大不能抵敵遂各敗走致被斬擒等語臣等前至阿克蘇長清及衆官兵均稱

關帝顯聖助佑始獲勝仗上年二月二十九日臣等師次

渾河沿該逆等竟夜擾害營人數甚衆忽於三更風起勢極猛烈我兵于黎明時順風渡河冲入賊隊併力勦殺賊衆隨拒隨敗殺戮愈多俘馘無算直至喀什噶爾城下四面環攻質密之後風息天霽訊據活賊僉稱是早打仗只見紅氣漫天官兵人馬高大均有紅光是以懼逃等語所供與渾巴什河沿情形無異臣等及官兵無不全聲歡感此皆賴

關帝顯靈神力助彰捷伐可否請予

欽加數字以荅

神麻庶塞外夷人益加敬畏而邊疆永慶靖謐理合據

寔謹

奏

請重赴 恩榮宴道光八年

兩江總督臣蔣攸銘等跪

奏為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據江蘇藩司詳稱吳縣耆紳潘奕雋現年八十九  
歲於乾隆二十四年己丑科會試中式進士由內閣  
中書協辦侍讀典試貴州升任戶部貴州司主事嘉  
慶元年恭遇

覃恩以子瑣官

封翰林院編修二十五年以子世璠戶部主事加三級請  
四品

封典道光二年壬午科重赴鹿鳴宴欽奉

上諭潘奕雋著加恩賞給員外郎銜以示朕加惠耆儒至  
意欽此在案茲屆來年己丑科會榜重逢請與

恩榮筵宴由縣府查明具詳前來且等查潘奕雋志奮丁  
年名題甲榜班分浴鳳曾持繡嶺之文衡秩晉祝鳩  
復荷木天之

罷詔疏廣清以養素宗親則令範交師伏耆老尚談經子

姓則巍科繼起越廿八榜而簪花遠溯共羨靈光植  
體之堅濟九十歲而瀛島重登益昭

壽考作人之盛前者薛莘笙載詠已邀紫綬之

恩施今茲杏葉重輝請與紅綾之

寵宴際咨明禮部外謹合詞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重赴鹿鳴宴道光八年

江西巡撫臣韓文琦跪

奏為重遇鹿鳴恭

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據藩司繼昌詳稱

予告大學士戴均元係乾隆戊子科舉人乙未科進士本年戊子科鄉試循例重赴鹿鳴



恩宴相應詳具

奏前來臣查戴均元名題蕊榜秩晉

綸閣躬歷

三朝迭掌衡文之任遇隆

一德顯躋定揆之班辭榮而

特予懸車納祿而猶叨

賜俸杖履經二疏之轍梓里優游林園依五老之峰榆年

矍爍茲際歲因鳳籥筵被鹿革慶獻捷於西陲正載

戈而橐矢承

隆恩於

北闕合鼓瑟以吹笙斯為壽世之科名實屬

熙朝之人瑞除咨明禮部外理合具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恩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九名武舉赴京會試二次考選  
三等以衛千總註冊候選茲值道光元年辛巳

恩科該武舉中式科分花甲一週例得重赴薦揚宴等情  
具詳護撫臣經昌移交到臣臣查靈川縣武舉秦燮  
年登八十核其中式年分已屆週甲請重赴薦揚宴  
與例相符但今科停止筵宴除照例會同本科新中  
式之武舉一體給予袍帽靴帶外相應奏明請

旨聽候

恩施以昭

盛典理合循例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之念有不思念盡忠於

君者真有胸無心也臣又伏讀

恩詔內一款凡八旗下查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與漢民  
孝順節義一體表揚仰見

皇上廣敷錫類之仁滿漢同視矣中外臣民莫不頂誦  
隆恩親感興化惟是今漢臣丁憂滿臣不在丁憂之例臣  
愚謂於

一代之典制尚有可商也夫父母之喪自貴達賤天下之  
通義人子之大節而守制之禮滿臣何獨與漢臣有

殊推滿臣哀哀父母之心未嘗不切于漢臣第拘於  
功令遂有情而不得請恐

聖明聞之諒亦惻然有所不忍也臣請將滿臣有軍旅之  
責者另議外凡係文職流官應與漢臣一體守制則  
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深仁可法萬世而於化民成俗之道  
非小補也

請禁奪情留任康熙十二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奪情留任之例斷不可行亟宜停止以隆

孝治事臣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聞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於君者也臣思孝之道不一端送終為大父母之所望於子者莫切於此人子之所仰報於父母者莫切於此一人之立身行己關一世之風俗教化亦莫此於此使於此而冒昧隱忍不惟不可以為人子亦何以為人臣

臣每閱邸報見督撫代請在任守制之疏接踵而至  
甚至知府知縣等官亦率代為申請臣不能無議焉  
查督撫諸疏不過為地方荒殘某官撫綏得宜才堪  
任事耳臣思此人丁憂使可代為留題使此人捐館  
又將何以處此要缺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一也又查  
督撫諸疏或稱密加察訪本官不但不要錢且愛民  
若子不但善於催科且曲體民情本官可謂能忠矣  
能忠者必孝該督撫何不令其忠孝兩全而必令其  
戀棧忘親陷人不義乎此不可解者二也或謂地處

衝要此官一去頂補之員殊不知我

朝定鼎以來生聚教育養滿漢一例開科菁莪樸濟  
濟多才正所謂雲龍風虎堪

皇上指臂之用者正自有人况知府知縣等官微員末吏  
吏部遴補勝任何難何必定用此不吉之人不祥之  
暇出入公署示人材以不廣哉此臣之不可解者三  
也或謂地方更易一官未必驟諸事務但思此奪情  
之官使全無哀戚之心其人已不可問矣若果哀戚  
耶則方寸已亂政務自爾茫然又安望其錢穀刑名

欽案事件井井有條乎與其留任而諸務叢脞何如另簡  
才能新發於硯之為愉快也此臣之不可解者四也  
或謂邊遠要害股肱大臣軍機重務推鋒陷敵刻不  
容緩亦可以人子之私恩廢軍國之重寄乎殊不知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在入臣固有當盡之職而權緩  
急度輕重或留或去出自

睿裁又豈可以不常有之事例遂令三年之喪無貴無賤  
人人通行者而獨使一官不得展孝思之萬一乎此  
臣之不可解者五也伏乞

皇上乾斷嗣後丁憂官員除邊遠要地股肱大臣一切關  
係要務之任去留出自

睿裁外其餘藩臬以下官員督撫代題在任守制永行傳  
止庶不以人謀之假借廢天倫之至情以一時之權  
宜壞千古之大義矣



傳守令丁憂題留康熙十四年

吏科給事中正五品加三級臣李宗孔謹

奏為請傳守令丁憂之題留以正人心以挽風化事自  
古帝王致治未有不以教化為先而終喪一事則教  
化之源也臣辦事垣中見丁憂之官督撫題留連章  
屢牘半歲以來十有餘本有督撫從人地相宜而奏  
者有因紳衿之公呈而題者夫本官既已丁憂上司之  
具題紳衿之公呈豈有本官不相聞問之理章奏申  
中未見有本官一控再控以求終喪者其間有屬托

等情亦未可定則其人品心術概可知矣尚望其公  
爾忘私利濟一方乎夫督撫之題留從地方起見猶  
之可也紳衿之公呈既留之後即紳衿之保本也  
欲其為人之父母而先令其本官為無父無母之人  
則紳衿之道理不明亦可概見也將來謬託知契串  
同衙門種種作弊不問可知近見各省題請候補之  
官一則曰舊人才能再則曰舊人才能候缺者尚爾  
濟濟即漢官中保舉各員錄用者亦復寥寥現候部  
選不知凡幾在朝在野未嘗乏人奈何獨留此丁憂

之官損物望而益羞當世之士乎是宜斷斷將此項  
題留概行停止正人心而挽風化者矣在此夫奪情之事  
不過一二代僚關係封疆直省河道兵馬錢糧者責  
望之重出於

特典前此未聞有徑及府道之事奈何一二守令題一員  
即留一員以在任守制之大事反以官職卑小作等  
閒看乎其意不過曰當戎馬之時從地方起見夫一  
民尺土孰非緊要倘有才能即不守制則此後丁憂  
之官即不才不能之人而後已也成何世道乎臣迂

一 奏請以官  
腐一得之見如此更有請者京官丁憂銓部即給以  
勘合舊例所以省其服闋之中文也今同外官一例  
申文而部司每致駁查其勘合未繳豈三年之喪畢  
可以改頭換面溷入朝陞乎既有勘合此後應省其  
報文必須申文何必又多給以勘合二者停止其一  
似無庸再議者矣

嚴出繼子回籍治喪之例 乾隆二年

浙江按察使臣胡瀛謹

奏為請嚴出繼子回籍治喪之例以隆孝治事竊照敦  
倫重本為風化所宜先移孝作忠乃子臣之大義人  
子於本生父母服制三年及出繼降服為期者蓋限  
於家無二尊之分實與祖父母伯叔兄弟期服輕重  
迥別查定例內外官員為人後者遇本生父母亡故  
例不丁憂自願回籍治喪者本員具呈到部外官督  
撫代題俱照例具題給假限滿起文送部補用等語

又例開文武生員舉貢監生過本生父母之喪期年內不許應歲科兩考及鄉會試童生亦不許應府州縣院試其隱匿不報朦混干進者發覺照匿喪例治罪等語是未經服官之舉貢監生童於本生父母身故尚不許違例應試况身居民士豈容貪祿忘親乃直省官員有出繼而聞本首父母之喪情實迫切願回籍治喪者亦有聞之漠然以出繼不丁憂為幸者為人後而於本生父母已沒之時毫無哀痛之情安然服官戀職不孝於親安望其忠於國總以例載自

願回籍治喪並非必令其回籍故有治喪不治喪之異臣請嗣後凡有為人後而聞本生父母之喪者不論內外大小官員概令呈明該管衙門題請回籍以盡喪禮期年服滿起文赴部補用以昭畫一如有匿喪不報以及無喪詐稱有喪舊喪詐稱新喪規避者請照律例分別治罪庶得矢其盡哀盡禮之誠以仰副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盛心矣

議旗員武職喪制 乾隆二年

禮部尚書臣某等謹

奏為微臣感切劬勞泣血陳情仰懇

聖心錫類俯准終制事該臣等會議得滿洲向來風氣純厚凡遇有親喪無不盡禮盡哀雖服制以百日為期而三年之內宴會婚嫁之禮原不舉行惟是

朝會宴饗之公處不得不供職從事欽惟

皇上下大孝性成遵循禮制

躬行三年之喪以為天下萬世之式又

特命在京旂員有親喪者二十七日之內一切

朝會宴饗典禮免其行走凡屬旂員恭聆

恩旨之後固已莫不仰沐

聖化鈞陶返淳歸厚矣今因策楞等奏懇終制一疏復

命臣等分別制定制妥議具奏仰見我

皇上錫類深仁體恤下情之至意查從前旂員遇有親喪

無論在署辦事及

內廷行走之員三年內原穿素服嗣于康熙四十年以  
後旂員在

內廷行走者俱用紅青服色至雖有親喪者亦不敢穿  
素服彼時原未有著有定例但臣下羣相沿習以致  
不敢輕用素服今八旂大臣官員遇有親喪若令離  
任守制雖足以慰臣下之私情而三年之久恐旂員  
差事業多辦事之人寔有妨于公務若仍循舊例止  
以百日為期揆之人子之私情寔有展轉難安之處  
請嗣文武旂員遇有親喪百日後仍令入署辦事并  
照常支俸以資養贍至入

朝進署及一切公所仍准其穿素服惟進至

御前應用吉服時則仍從吉服一切

朝會祭祀之處謹遵本年所降

諭旨俱免其執事其陞遷之處仍照例陞轉是以平人無異人子之心終無以自安請嗣後旂員遇有親喪于二十七個月內除奉

特旨陞用人員外其餘遇有陞遷暫停開列陞轉至服滿後較俸之時仍准算俸再八旂生監舉進士二十七個月內亦俱暫停考試銓選俟服滿後應考試者始准其考試應銓選者始准其銓選如此則

皇上恤下之恩既為至渥而凡為人子者上不致有悞政務下亦可稍慰哀思公事私情得以兩盡矣再查會典內開順治初年內外大小武職官員遇有親喪者在在守制二十七日照常供職不得回籍丁憂回籍康熙二十五年議准武職俱照文職例准其丁憂回籍守制服滿之日起部起用如提鎮有奉

特旨留任者仍留原任副將以下各官係緊要地方者該提督具題留任衛所官員見在運糧聞喪者運糧完日回籍守制再康熙二十六年定例副將以上准其

丁憂叅將以下不准丁憂雍正二年覆准武職叅將以下各官舊例際不准丁憂亦不准給假葬親或其  
中果有實係獨子家無次丁者情在可憫查其所管  
防守營汛尚非緊要地方許該督撫提鎮將緣由奏  
明請

旨給假至給假限期照該員任所地方與原籍近遠近者  
不得過六個月遠者不得過十個月該督撫提鎮臨  
時酌定一併聲明請

旨定奪等因各在案是武職叅將以下不准丁憂者立法

之初原有深意蓋緣武職防守汛地關係緊要其山  
川形勢道里遠近非歷久熟習之員不能周知若將  
武職一際准其丁憂離任恐更易生手不諳練地方  
情形于武職防汛大有不便是以不准與文職一體  
丁憂定例遵行已久毋庸再議惟給假治喪之例必  
係獨子方准給假若非獨子概不准行同屬人子不  
得一體給假葬親其情殊覺可憫請嗣後叅將以下  
等官除軍機調遣仍不准給假外其餘各營武職自  
叅將以至千把無論獨子與非獨子凡遇親喪俱應



給假其父母歿在任所者准其扶柩歸葬在籍病故者准其回籍奔喪近者不過六個月遠者不得過十個月該督撫將給假日期咨報兵部事畢後即依限回籍營素服辦事二十七月之內遇

朝賀祭祀齊集一切應穿吉服之處俱免其隨班行走未服滿之前毋庸陞轉至服滿後仍准奠俸如此則臣子得遂其私情而風俗盡歸于純樸矣



國朝奏疏卷十四

典儀

祠祀前

請崇郊祀配享之禮

周季琬

請舉耜田之典

蕭震

請定雩祭

徐以升

舉秋報大禮

龔學海

請舉臘祭

曾秀先

蕭山 朱樗 雲木 編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留齋宮舊制

鹿邁祖

釐正北岳元聖祀典

粘本威

釐正北海祀典

徐元珙

堯陵考

錢載

會議堯陵仍祀濮州

阿桂

再陳堯陵考

錢載

禮拜長白山神

耀色

請武功告揆學宮

孫岳頌

請國學加崇祀典

劉維楨

釐正學宮從祀

李振裕

定孟廟從祀

孔昭煥



天報本之誠惟是

世祖章皇帝以創業垂統之君文德與武功並懋升遐以來

固已陟降在

帝左右矣但未奉

神主於郊壇則

皇上對越之際必有未盡愜之孝思也夫孝莫大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配天者亦未有稱祖而不配天者三代之隆禮明樂備莫盛於周其時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

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者始也宗者尊也禘郊祖

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之世已有四后

並得配享漢承秦後禮樂廢墜至孝武太始四年乃

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年<sup>平</sup>二年祀五帝於

明堂又以光武配唐高宗顯慶二年詔圜丘以高祖

太祖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

太祖高祖太宗肅宗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

帝凡七祭以四祖迭配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

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儀如園丘又詔南郊亦以三聖並侑明洪武時合祀天地止奉仁宗配至洪熙元年更奉太祖太宗並配此歷代祀天配享之大畧也由是觀之因革損益原無定制孝思不匱禮可以義起者也哉

國家混一寰區規模宏遠應使禮樂明備駕軼百王今祁寒將至大祀南郊為期不遠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酌古準今修明祀典即奉

祖章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斯於孝經嚴父配天之義深

世

合而曲當矣



世

外知厚生而勤本業也臣讀詩周成王籍田作載芟之章其後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親耕后親桑自自是以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仁宗明道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皆躬行籍田以為天下先其他載在史冊者不可盡述我祖章皇帝斟酌百王隨時因革至於躬耕事宜遵循舊制誠有見於古憂勤之后未有不垂意農事而能致理綏猷者也今

皇上一日兩朝勵精圖治上

昭 仁 親 世 天 實 皇 孝

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敷惠莊太皇后徽號  
憲恪順皇太后徽號以隆尊  
之典奉  
祖配  
並修  
錄以尊  
極之建立  
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匱之思  
允科臣



先

幸學講經之請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祇承

憲繼序不忘矣然而食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連年  
以來業勤

堯舜之疇咨惟是三農最苦流離最多望治最切恭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老杖拭目以觀太平之日凡諸用人

行政所以加惠元元者在

皇上如傷之心固無不至無事

躬耕而始見但耕籍乃

國家一大典禮不可不及時舉行者尤不徒以其文也

敢請

勅部詳定儀注以來年春擇吉進耒耜悉如農家式樣勿

事斷飭恭請

皇上躬祀

先農為生民請命仍行三推之典率諸大臣文武百官以

次秉耒耜布種耜之種俾庶人終畝焉然後享

地於郊壇祭

天祖宗

於太廟大孝蒸嘗於茲稱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思永致

牧馬以敬

天 天

勤民為致制治保邦之本則起念間

人交應庶幾天下百姓知

皇上之重農務本也相與率其主伯亞旅以盡力南畝播  
時百穀由是而黍稷以執倉廩以實如周之成康漢  
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戶給人足斗米數  
錢比屋相望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是則綏萬邦  
屢豐年直從

皇上之一身先之更從

皇上之一心造之矣

請定祭雩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奏為水旱關係民生請定祈禱之祀典以昭誠敬事切  
惟堯水湯旱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  
有特舉之禮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爾  
雨澤愆期原非遽稱災異而

深宮齋禱默致精禋

恩旨頻頒大沛鮮澤并

命禮臣設立壇場虔誠禱祈仰見

聖主如傷厯念為民請命之盛心臣切以為祀典所在亟宜修舉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有雩祭之典所以為百穀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雩乃若偶逢亢旱則又有雩周禮稻人旱暵共其雩歛春秋書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早甚也是又因旱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

有之考字義雩者吁嗟求雨之意其制則為壇于南郊之旁故魯南門為雩門是雩壇實有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雩禮始廢則禱祀天地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雩壇于國南郊梁武始移雩壇于東郊又改燔燎而從坎壝唐太宗又雩祀于南郊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前明雩壇在秦元門外是歷代皆有雩也我朝禮制具備會典亦載有

躬禱之儀獨于雩祭尚未設有壇壝似屬闕典雖

郊  
祀之禮亦有雲雨風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必有

所專設乃于祈禱之典似覺更為誠敬周詳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博求典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  
立雩壇倣古龍見而雩之禮每年屆期擇日致祭一  
次偶遇亢旱愆陽雨澤稀少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  
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無庸於各宮觀處  
祈禱再查祈雨祈晴事同一體倘有雨水過多祈求  
開霽之處請照祭法雩宗祭水旱之例亦於雨壇致  
禱庶誠敬克申於典禮似為允協至僧道諷經考周  
禮巫師神巫而舞雩故古有歲旱暴巫之說然孫子

之對魯穆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  
不已踈乎今僧道諷經求雨是亦巫師之意也然揆  
諸禮經考諸禮制諷經之例臣愚以為似可停止其  
或各寺觀有願祈求者亦聽其自致虔心不必從事  
壇壝至禁止屠宰一事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之例  
然稽之雩禮亦用牲牢故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是古祀神祈雨未嘗禁屠且使經紀小民各  
項歇業民間嫁娶等事多有未便臣愚以為為屠宰似  
亦不必禁止至於不理刑名則各衙門事件煩多反

致稽遲淹滯如笞杖等罪不過懲儆刁頑原非大傷  
民命未必遂至干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得  
計亦開始息養奸之漸臣愚以為刑名案件似應照  
常辦理臣又考之書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  
日自古雨暘寒燠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  
大小臣工皆宜有省躬省職之思至于直省府州縣  
亦應並設霽壇俾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城師地  
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致祈禱者

皇上於大內虔誠致禱

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如  
何分班詣壇虔誠致禱及直省官員遇本地方水旱  
諸壇祈禱之處伏乞

勅下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注遵照通行庶大典舉而誠  
敬昭以對越

上帝以消弭災眚而古禮咸備矣



躬親復

特舉常雩示為民祈禱至意古制今備祀事孔明固千載一時也所猶未舉行者季秋享

帝

大祀耳臣聞雩祈也祈百穀之雨也享報也報百穀之成也有祈必有報祭之禮也且夫祭天所以法天四德備而為乾四時具而成歲秋享之祭協春祈以伸崇報歲祀全而天人合

聖天子隆舉斯禮端在

今日臣謹按季秋享帝之文載在月令而秋祀昊天

上

上帝開元禮亦復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欽惟我皇上愛育黎元有加無已當夫萬寶告成普天豐樂皆天錫佑之恩仰祈

帝

皇上舉行季秋享大祀以答

天

麻以合於四時備祭之義洽四海之歡心益展

聖主敬



天

勤民至意百司羣僚曷勝忭舞至其規制儀文之詳仰祈  
勅下禮臣敬謹集議恭呈

睿鑒要於酌古宜今斯所為式來茲而光前牒者也微臣  
學識謏陋典禮未諳何敢冒昧陳奏仰瀆

天聽但幸際禮明樂明脩之時承乏執事奔走之末敬獻  
芻蕘用抒忱悃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請舉臘祭行乾隆十八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曹秀先謹

奏為誠能動物德廣好生敬抒鄙見恭祈

聖鑒事臣竊觀邇來近畿郡縣蝗災間發仰蒙我

皇上特遣大臣侍衛勤督地方有司實力撲捕

天語悚切懲賞攸昭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似此視民如傷

誠求保赤之心固

上

天所垂鑒下民所共感者臣嘗讀小雅大田之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蠱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蓋

言致禱於神默除害也唐臣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証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宋臣朱熹亦以為古之遺法如此他若史書所云蝗不入境又或一夕飛沉東海未必概屬附會而禮言蜡祭七日昆蟲宋儒陳澔注為螟螟蝗之屬又知螟蝗有靈亦得與於祭也蓋從來物類雖微各受一命物性雖蠢咸格於誠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前聖所言幽明合契是以驅虎祭鯀搗文禱祀著有明徵今蝗蝻螞蚱雜然並生蝟蝓蠕蠕不可勝計要亦各分造物之微命慮

其害我田稼苦我百姓勢不得不遵法古法竭力撲捕然食苗亦死不食苗亦死此則情法之俱窮之時也臣諱思螟蝗得與於祭之義雖當蜡索曷若及時前者夏間少雨官司禱求不聞徵應迨我

皇上虔祈甘霖立沛德且足以格

天誠自可以動物敢懇

皇上萬幾之暇

御製祭文一道頒發郡縣遇有蝗蝻之地即行敬謹騰黃虔具酒楮張幕焚香告祭於神俾蠢茲蝗蝻限以一

日二日遯跡於荒曠之野宿莽之墟各逃生命逾限不用命官吏鄉保多倍人數竭力撲滅既以廣

聖人好生之德自當切為民請命之誠臣料田祖有神陰相除殄必不復留遺育以滋擾於青疇綠野中也可否仍於冬令考稽故典舉行蜡祭以合禮經之義恭候

皇上欽定抑臣更有請者舊時州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恩旨許令動公該州縣更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立即一弊生州縣意必報上多上司以其報多駁詰往返愈

繁案牘請嗣後捕蝗時雇募夫役用支錢糧須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一面即簽書名押開報該管上司查核至奏銷時銷准為定據並嚴飭不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混冒以往年

恩賜絹米煮賑等件尚有冒銷其弊不可不預防也臣言是否可採伏祈

聖上睿鑒訓示



夕月壇四處舊有

齋宮拆卸平治至拆下舊料內如有楠木交內務府收貯

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臣寺於各

廟修理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謹查得四處

齋宮殿宇大小房屋共六百十七間週圍牆垣拆長五百

三十六丈三尺拆高一丈三尺拆厚五尺

天壇內

齋宮內外護河二道共長三百六十五丈一尺拆寬三丈

郊

壇而

享殿之外創立

齋宮嚴肅整齊以致先事潔蠲之意今齋宿久在

深一丈四尺石橋六座週圍欄板橋面等處均皆拆卸  
護河用土填平照例約估匠夫車價等項共需用  
銀六百二十九兩八分二釐錢九千九百三十一串  
五百六十五文伏候

命下將所用銀錢行文戶工二部移取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知道了相應知會等因前來臣伏思典禮莫隆於

大內而

丘

方園

澤舊規仍而不改昭慎事也昨太常寺奏稱四壇舊設齋宮請行拆去其拆卸之費計萬餘金臣愚以為觀拆之不易益知創構之維艱苟存之無損於事猶當慎重遲回況乎典禮攸關耶竊思與其糜萬餘帑金以毀齋宮無寧仍原有

齋宮以存舊制再該寺奏稱拆卸楠木交內務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該寺於各

壇

廟修理應用等語竊見我

皇上敬

尊

天祖壇

至誠至恪何惜此拆存之木植以供

廟之用至留充別項公用尤屬非宜

臣備員禮垣稽查禮

部太常等寺輾轉思維似不如仍舊之為便臣芻蕘之見冒昧陳請伏祈

聖明鑒察

釐正北岳元聖祀典順治十七年

刑科給事中臣粘本盛謹

奏為祀典係始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事竊惟

國之大事在祀神人所共鑒臨甚盛舉也我

皇上敬

勤民凡有祭告不憚勞瘁必行

親詣仰見我

皇上敦崇祀典之至意臣愚見所及有祀典所關應行釐

天

正者謹披陳以備

睿鑒採擇為其一為北嶽之祀典當議也禮記云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

澤見鎮嶽鎮海瀆皆配祭焉正典禮祀相符書言舜朔巡  
狩至於北嶽註為恒山也考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  
有恒山水經謂之玄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多  
產竒花靈草誠城中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  
鎮定之曲陽縣訛為神奇遂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嶽  
表自唐虞允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建祀止

在曲陽駕言飛石寔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雲  
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迨宋亦未及混一仍祀曲陽  
亦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  
渾源於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稍在其東且建都於燕  
曲陽乃在京師之南而渾源正在京師之北寔為  
國家藩屏且其洞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祐國庇民  
莫大於此既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為缺典况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前代不祀渾源而僅祀曲陽尤為  
未協伏乞



睿鑿勅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寔有所賴  
焉其一為周公之祀典當議也臣按道統者治統之  
所由開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究心理學作君兼以作師大學釋奠  
親詣行禮

皇上之崇尚聖學為天下臣民倡道莫先焉然臣見道統  
之傳前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祀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文華殿之東是  
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就周孔之道而敷陳之

今夫道統之傳無過六經周公制禮作樂最為明備  
而於易有大象爻辭之繫詩有幽風文王之什書有  
多方大誥之篇是周公之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  
之刪定贊修尤彰明較著者迨世道衰微而後孔子  
春秋作焉是以孔子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  
曰悅周公仲尼之道敘存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明道統之傳發明自周公而紹述自孔子故  
性理有曰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臣前任洛陽率官  
丁祭之後於西郊祭先賢祠有周公像焉以伯禽為

配而天下學宮未及祀周公學人雖有羹墻之慕無  
從拜瞻拜心竊疑之及考之書傳自孔子以前曰先  
聖先師皆以作君者為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是謂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至三代以末學校  
之制漸淪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  
各祭其先師者疑秦漢以來始有之如漢高帝過魯  
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於魯之始魏正始  
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此祀孔子  
於太學之始元魏文成帝建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

享之禮此郡國有司各立廟薦享之始唐高祖武德  
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  
周公孔子各立廟之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  
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  
子配享於理未合又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  
奠本緣孔子迨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升  
孔子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專祀  
孔子為先聖之始明祭酒邱濬謂孔子道大不可加  
以謚號宜稱曰先師孔子此以孔子為先師之始由

此觀之昔之為君者政教之職不分故君而兼師之任後世以布衣任之乃獨有師之名孔子集群聖之大成為天下道德之宗崇祀學宮已久今欲以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臣再四思維孔子既稱得統於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均當不朽請乞

睿裁勅部詳議自

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立周公祠曰傳聖祠如啟聖祠例春秋致祭儀文亦如之查各學宮皆有尊經

閣敬一亭或就此中酌議更可省費而通行也無論湮沉之久一旦舉行周公之靈來格來歆且孔子夢寐之誠亦默鑒而式臨之天下郡縣有司博士弟子入廟與祭者幡然觀感於周公孔子之道蒸蒸然敦忠孝之風酌釀詩禮之俗不難矣所係僅几筵簋簠之間哉臣按此二事皆於治統道統有關

皇上舉而行之寔萬世之曠典也

釐正北海祀典 康熙二十六年

副都御史徐元珙謹

奏為告祭北海之方位應請釐正以重祀典事 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

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

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落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

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

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從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畫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

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伏祈

敕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以正方位而重祀典

堯陵考 乾隆四十五年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回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於城東北七十  
里所謂陬山澗中者尋奉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於州東北二十里蘆  
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間所祭之

堯陵今臣裝所搨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貼黃  
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堯陵

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堯陵原奏於後臣前面

奏平陽所訪得帝堯陵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繹史記為斷敬為

我

皇上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舜西

教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

名崇山二說似不可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穀林

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

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

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侖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蓋極形其侈濫故遷之撰

五帝本紀於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之說非特

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帝王都於其

所則葬於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黃  
帝既云未嘗寧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  
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末云黃  
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故必書其葬  
所此遷史例也且於封禪書備載齊公孫卿奏黃帝  
上天之事而於本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已  
於是帝顓頊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  
帝顓頊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  
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為尊京師五

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尚書具有明徵然則堯  
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而遷於  
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葬於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  
書其葬所與黃帝同此寔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  
文者蓋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  
世紀前此如呂氏春秋皆見收於劉宋裴駟史記集  
解以注入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臣謹  
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堯葬穀林之說而先據諸本



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葬所也乃於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於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於其所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於其所而葬於其

所已周本紀既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故不書寔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遷於

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於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 臣謹再歷辨諸書之訛於後自呂氏春秋始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於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叙堯葬濟陰邱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寔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繹向意祇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於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

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濫矣今其書不存 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淄菑縣南去縣十里以 臣所見太公墓寔葬於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 臣謹按史記正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葬地而小註乃駟案